

英皇書院 同學會歷史簡介

本刊記者



皇書院同學會成立於1935年7月5日，數十名校友到母校出席聚會。由當時英皇書院代理校長韓德靈（Mr W.L. Handyside）主持，即席通過組織章程及定名「英皇書院舊生聯合會」；並於當晚由聯合會選出首屆職員，包括當時之校長祈惠霖（Mr William Kay）為會長。同學會是一個聯誼性質的團體，目的在於維持舊同學的感情及彼此之友好關係。凡英皇書院之畢業校友皆可入會，當年每年年費二元。

同學會成立後的第一次聚會於同年10月18日舉行，30位舊生及學校教職員共聚一堂，歡渡了一個難忘的晚上，同學會其後亦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有時更邀請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到會演講。

在同學會成立初期，會員人數並不很多，但自1940後會員人數陸續增加。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我會人數已增至161人，參加週年大會的人數也達到80人。

香港重光後，同學會各委員都希望盡快恢復正常會務及活動，可惜戰前的會員記錄因戰亂時全部遺失，其後會方幾經辛苦才再度與舊日會員恢復聯絡及將資料重置。

戰後第一次週年大會於1947年10月30日召開，那時同學會的全部會員約有200人。自此以後，隨著同學會的不斷發展會員人數在1950年時已增至400人。至今同學會人數已有1600餘人，同學會舉辦的活動亦更趨多樣化。



一九九二年同學會位於永吉街新會址開幕全體委員合照





本刊記者

同 學會自1935年成立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一直未有其正式會所。由於立會初期，同學會的會長均由當屆校長兼任，因此同學會的會議一般都在校內舉行。

1950年，同學會終於在告士打道50號4樓成立了正式會所。當時由於基金不足，在財政上遇到一定的困難。1953年9月，會址由告士打道遷往士丹利街4號2樓。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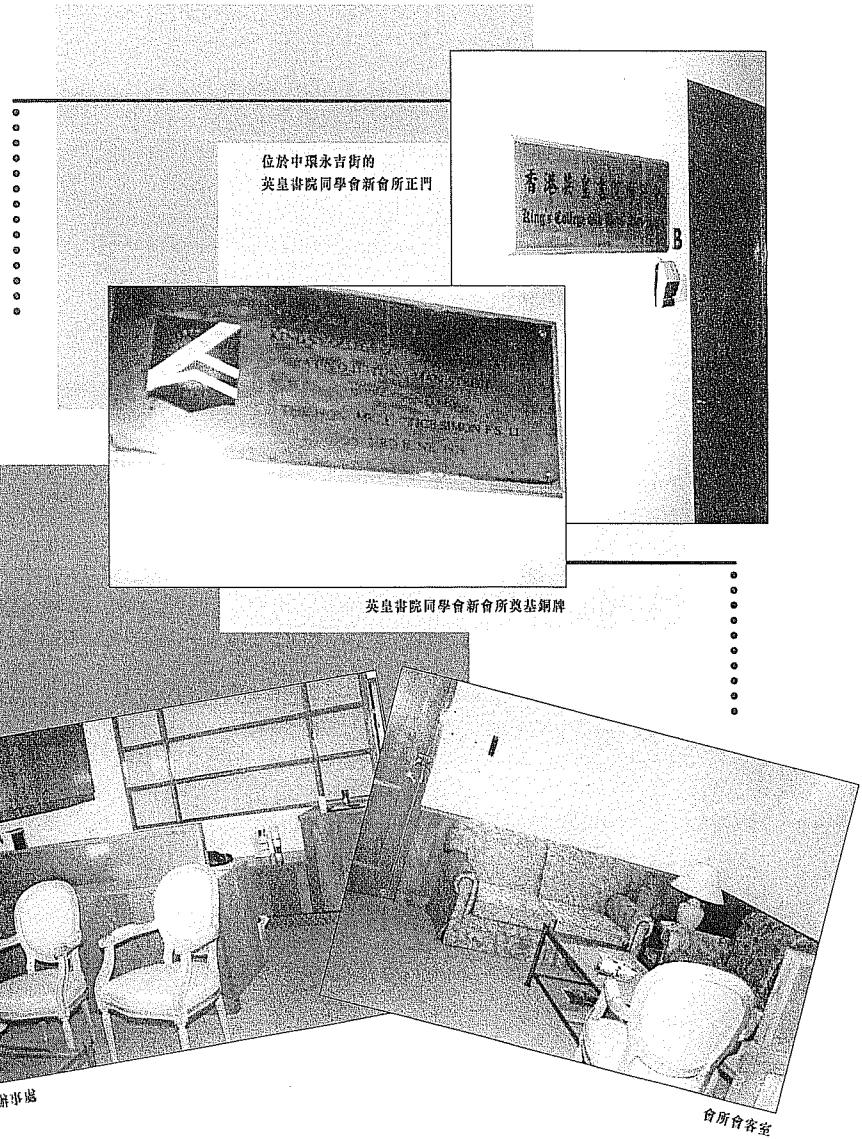
1953年2月22日新年餐舞會時，同學會成員合照於告士打道會所



1953年9月，士丹利街會所正式開幕

由9月至12月期間，同學會曾同時擁有二個會址至12月交還告士打道會所止。

1963年，因業主收回士丹利街會址作重建，而當時樓價高漲，同學會在尋覓其自置會所時，雖然一直不遺餘力，但終須在超過10年後的1979年6月23日才於中環同文街11號正式擁有其自置會所，並由李福善大法官主持開幕典禮，同學會永久會所自此正式啟用。1989年，土地發展公司收購同文街會址作為重建之用。同學會會所則遷至中環永吉街6至12號6樓B座，即現在英皇書院同學會會址。新會所的開幕典禮於1992年4月14日，由當時同學會會長梁振英先生主持，李福善大法官剪綵。



同學會 會務一覽

本刊記者

同學會成立至今已六十年，累積多年經驗，故舉辦的活動亦更多姿多采；如教師日、學習考察團、「家長、教師、學生同樂日」和校友之間的足球比賽等。無論在維繫校友彼此之間的感情、增廣同學之見聞及加強家長與教師們的溝通，同學會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教師日：今年的教師日在皇家香港帆船會舉行，出席的教師有50多人、同學會14人，更邀得校友許沂光先生為演講嘉賓。各老師和校友在帆船會優美的環境之下，渡過既愉快又充實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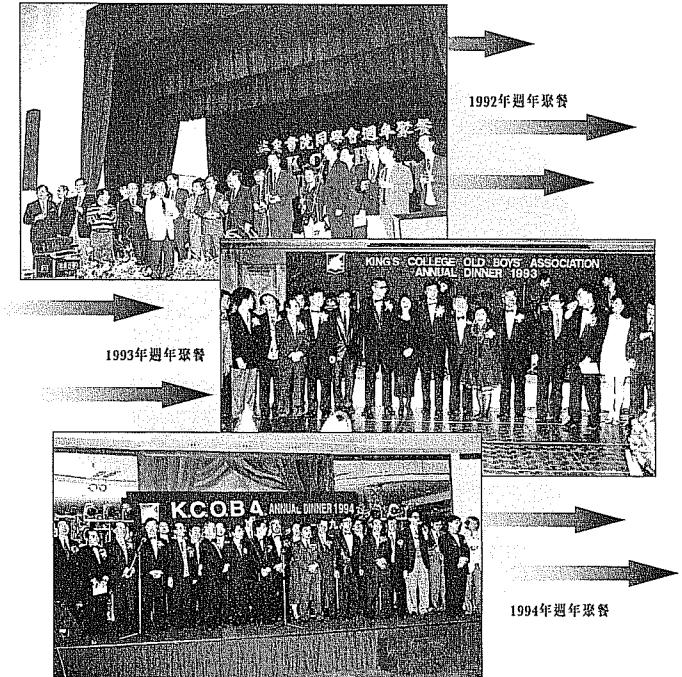
上海之旅：這次活動於1994年6月舉辦，其主辦目的是為了令校友們在工餘時得到調劑，更能對祖國最繁華的城市加深了解。這次校友們遊覽的地點相當多，有和平飯店、上海外灘匯豐銀行舊址、青浦縣大觀園、豫園及淮海路。另外各校友亦參加了浦東陸家咀金融貿易開發區及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



迎新茶會邀得李福善大法官為演講嘉賓

的座談會，令校友們對上海浦東發展及上海有關高科技方面的外國投資和合作情況加深了解。

迎新茶會：迎新茶會於80年代初開始每年均有舉辦，目的是為了招收英皇學生作同學會之會員，讓校友與同學們獲得想切交談的機會。每次的聚會，校友們都表現出對同學們前途的關注，而同學們亦每每對同學會的事甚感興趣，充份表現出校友與同學們融洽之情。而最近的迎新茶會更招收得132名學生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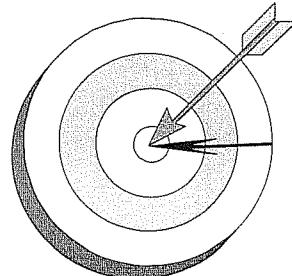
週年聚餐：同學會的第一次聚餐於1947年6月12日假當時公主行的ABC餐廳舉行，當時慶祝英皇書院的重開，出席者達110人之多。由七十年代開始，英皇書院同學會的活動就活躍起來，而從1978年開始週年聚餐正式每年舉行。而今年的週年聚餐將於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舉行。

「健康晚年由我創」講座：英皇書院同學會聯合聖雅各福群會主辦了每月一講的「健康晚年由我創」健康講座，目的為了增強老年人對老化過程、慢性疾病的成因、病徵、預防、護理及治療的認識及協助老人家建立健康和積極的生活習慣。

學習考察團：自1992年英皇書院學生會成立後，英皇書院同學會曾贊助學生會舉辦了多個學習考察團，為學生提供了增廣見聞的活動。

同學會 教育事業概況

本刊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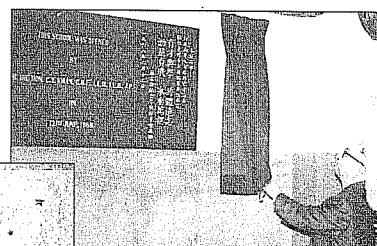
學會的教育事業，早在1950年代初期展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百廢待興，尤以學校學額嚴重缺乏，同學會借用母校課室，在夜間開辦免費小學。為了組織和管理上的方便，另外成立了英皇書院同學會學校有限公司，由熱心的資深校友任校董，專責發展教育事業。

同學會此後不斷與政府商談撥地興建校舍。1960年位於中環必列啫士街的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落成啟用，並接受政府津貼。

1967年，同學會又在香港島南區石排灣村第四座創辦羅宗淦紀念小學，以紀念助

理教育司羅宗淦校友，該校也是受政府津貼的小學。

創設了兩間小學後，同學會更希望在新區裡設立一間不牟利私立幼稚園，以推廣在公共屋邨的教育服務。此舉得到捐款人及教育司署的大力支持，寶田幼稚園在1975年開課，校址設在秀茂坪新區第45座。



當年關祖堯博士主持揭幕禮

羅宗淦紀念學校慶祝創校廿五週年銀禧
嘉年華會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拍攝
右起：趙蘿蘭校長、兩校校監關禮雄博士、
創校校長易蔭華（59年校友）、
劉艾芸副校長



趙蘿蘭校長（上校）



羅宗淦先生



易蔭華校長（下校）

• 課外活動：

除上課以外，夜校亦舉辦了多項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同學們在讀書以外亦有多方面的發揮。老師亦會帶學生們到郊外野餐，或參觀工廠，以擴闊同學的視野。

• 課程簡介：

由於當時的上課時間為一星期五晚，每晚2小時，故不能如正常的日校一樣有完整的課程，但主科如中文、英文、算術和社會則與政府日校的課程無異。

• 健康服務：

在1952-53年度，醫務衛生署為了防止霍亂的蔓延，故特定委派同學會衛生委員會負責為所有學童提供免費身體檢查、牙齒保健和疫苗注射。在1953-54年度，英皇書院畢業的醫生和牙醫校友為同學提供了醫療檢查、防疫注射、脫牙及其他方面的治療。

英皇書院同學會夜校：

英皇書院同學會夜校成立於1950年，目的在於提供免費小學教育予居住於西營盤的兒童。

• 學生來源：

大部份的學生均來自貧苦家庭，只有小部份是商人和白領階層的子弟。對於未能負擔夜校學費的家庭，同學會提供免費學位予他們，以達到普及教育的目的。



Opening of K.C.O.B.A. Primary School on 10th March, 1961, Mr T.C. Cheng, Mrs. Crozier, Mr. C.S. Sham (President), Dr The Hon. D.J.S. Crozier, Mr. Edmund Sun, Mr. H.K. Chung.

• 財政情況：

英皇書院同學會夜校建立之初，正面對著財政困難，有幸得到熱心人士的慷慨解囊與政府的大力資助，同學會夜校終能成立。其後，同學會夜校一直面對著財政拮据的情況，幸得同學會的補貼才能勉強填補學校經營的虧損。

同學會夜校一直都得到離任的英皇書院教師鼎力支持、沙捷臣校長（Mr C. W. Sargison）對同學會夜校不遺餘力的協助及教育司署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令同學會夜校在社會中獲得頗高的評價。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自1950年創辦，原為一非牟利夜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夜校），假英皇書院校舍上課。迨1960年英皇書院同學會獲政府貸款資助，在中環必列啫士街自建現址校舍。奠基禮由前任副教育司富嘉新先生（Mr. G. P. Ferguson）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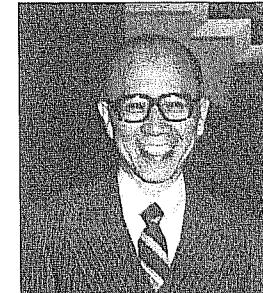
1961年由前任教育司高詩雅先生親臨主持揭幕，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正式成立。

當時開辦上午、下午及夜校三部，上午部原為私立學校，下午校則接受政府津貼。及1966年，為配合政府教育普及教育政策，乃接納當局建議將上午部改組為政府津貼小學，但每月仍酌收學費及堂費共八元，學費屬政府收入，堂費則備作本校年中雜費支出之不足，到1984年9月，政府批准上午校轉為全津貼，不再收取學費。全校有標準課堂12間，上下午校各開設12班，由小一至小六每級各有2班。（註：1966年停辦夜校）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的第一任校長是黃國賢先生，他當校長前是英皇書院教師。他任至1964年退休。接任的是陳象巍先生，他任校長1964年至1983年，當年1月25日在一宗不幸事件中受害喪生；陳校長在任時事事親力親為，真是以學校為家，可以說是將一生獻給這小學，他的逝世，眾師生家長及校友都大為惋惜，隨後便由廖遠流校長接任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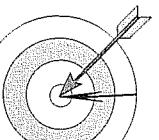
Dr. The Hon. D.J.S. Crozier, Director of Education, unveiling the inscription stone at the opening of K.C.O.B.A. Primary School. On the left is Mr C.S. Sham,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10th March, 1961.



陳象巍校長遺照



廖遠流校長



學校活動方面，除了一般性運動，球類、游泳、繪畫、盆栽、書法等外，亦參觀社會上多個機構如廉政公署、海洋公園、太空館、消防局、警察局等。音樂方面，下午班現有兩隊牧童笛隊，上午班隊現正在籌備中。同時亦參加別人邀請之各類公開比賽及文娛活動，如社區舉辦之清潔運動、滅蚊運動和交通安全運動等，各學生尤特別感覺興趣。此類活動之提倡，可增強學童了解到個人對社會之責任感。至於校外團體舉辦之各種公開性比賽，例如香港校際體育協會舉辦之各項體育活動、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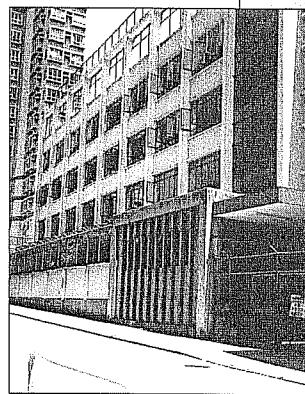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廿五週年校慶）

同學會小學的校長及大半教師都是由學校成立便開始在此任教，故都有一份歸屬感，卅餘年來相處融洽、盡心教學。在校內更成立了一輔導小組，對於那些成績低落者都作家庭訪問和深入了解，若因嚴重家庭糾紛所引起者更由輔導小組主任代向社會福利署求助。

同學會小學由於管教嚴謹，故學生在公開考試中歷來都表現優良，社會人士有目共睹。最膾炙人口者，就是在1964年有14名同學在公開升中學考試中因成績優異，獲政府五年免費獎學金；而該年獲獎優良考生，全港、九、新界及離島只有150名，這個至今仍未被打破的紀錄，一時傳為教育界佳話。同學會小學的名聲，亦從此而傳開，慕名前往就讀者絡繹於途。

英皇書院同學會羅宗淦紀念學校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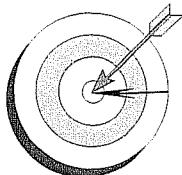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 羅宗淦紀念學校：

英皇書院同學會羅宗淦紀念學校的創辦，是紀念英皇書院校友、前助理教育司羅宗淦先生而設。政府撥給位於香港仔石排灣村第五座標準校舍一座，羅宗淦教育基金撥款十萬元設備費，委託英皇書院同學會籌辦。

羅宗淦紀念學校有標準課室24間，上下午共設48班，可容學生2160名，於1967年9月開課。翌年6月12日由故行政局華人首席非官守議員關祖堯博士主持揭幕。自1967年創校至今，已逾28載，由於領導得人，故校務蒸蒸日上，為該區不可多得之學校。

該校為同學提供了全面的教育服務，包括設有「溫習室」——由教師輪值照顧家庭學習環境有困難的同學，而在1994-95年度，則改由教師協助個別有需要學童。熱誠的教師更會主動家訪，了解自己學生的家庭背景，表現出關心與愛心。而「聽心聲」的服務則由教師輪值，在每日上課前，聆聽學生傾訴的心事，了解學生內心世界，促進溝通。該校於每次考試後照常上課時間內，安排一系列公民教育活動，以充實學童的學校生活。例如參加漁農處舉辦的自然護理教育導遊、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參觀市政局苗圃和百福道交通安全城及探訪黃竹坑戴麟趾安老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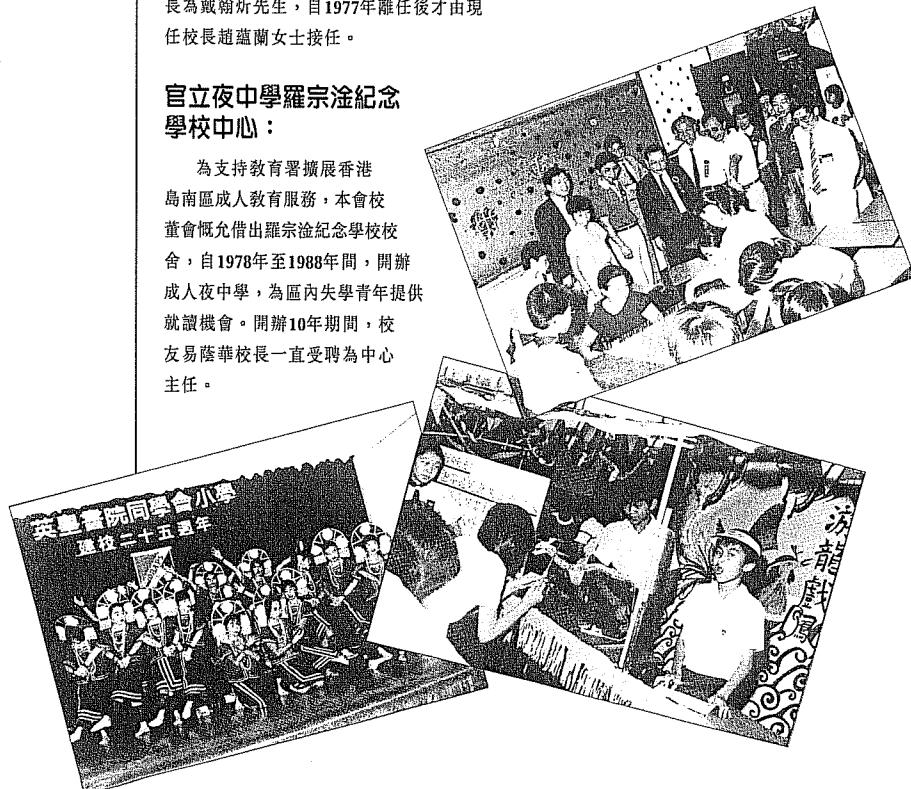


在1968年，英國國會議員到英皇書院同學會羅宗淦紀念學校參觀，對幾項學生美術作品很是欣賞，愛不釋手，校方就以此為贈，成為一時佳話。

易蔭華校長自羅宗淦紀念小學創校以來，一直擔任下午校校長，任職校長年資逾28年，連同在英皇小學任職7年，易校長服務同學會屬下小學已超過35年，同時易校長亦為本會唯一資深校友投身本會小學教育，故長期以來，對促進本會會務與聯繫，不遺餘力，貢獻深遠，上午校首任校長為戴翰忻先生，自1977年離任後才由現任校長趙蘊蘭女士接任。

官立夜中學羅宗淦紀念 學校中心：

為支持教育署擴展香港島南區成人教育服務，本會校董會慨允借出羅宗淦紀念學校校舍，自1978年至1988年間，開辦成人夜中學，為區內失學青年提供就讀機會。開辦10年期間，校友易蔭華校長一直受聘為中心主任。



時 間 美



—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

劉永強（1975年畢業）

想喺小學的時候，已經與英皇書院同學會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自從小學三年級進入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就讀，便對同學會略有所聞，升進英皇書院後，更自然地覺得同學會的一份親切感，但怎也想不到今天竟加入了同學會的委員會，更承擔上一件沉重的歷史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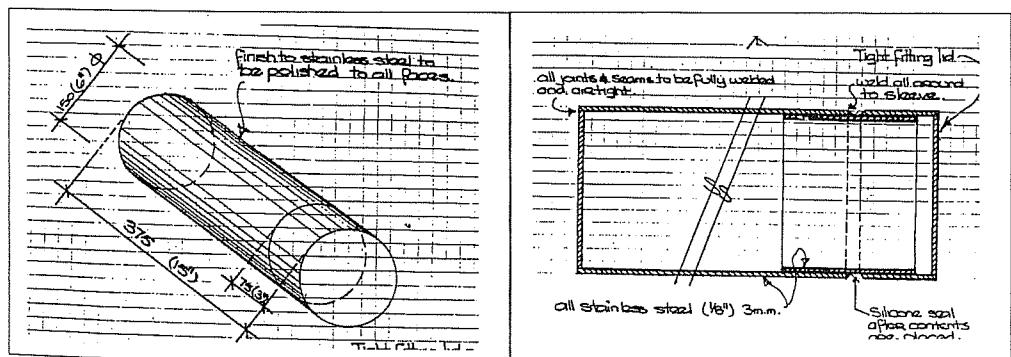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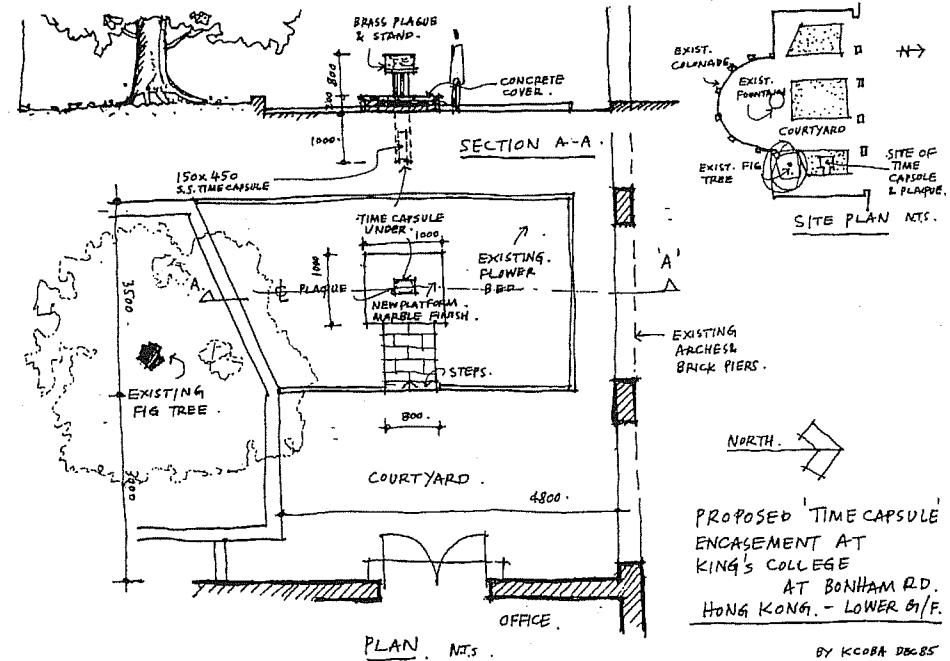
同學會委員會內的成員非但各行各業應有盡有，更是老中青三代舊校友的大結合。難得的是各委員不論年紀身份，只知盡力以同學會的利益為大前提出錢出力，使我在加入同學會的短短兩年時間內感受到校友間的關切及大家對同學會及母校的歸屬感。

正因大家對同學會及母校的擁戴，實在是萬分希望能在同學會的五十週年時（1985年），盡一點力，令同學會及母校的光輝歷史流傳於後人，經過一番的醞釀，委員會終於決定把同學會及母校有歷史價值及趣味的文物，於當年的四月九日，放進一個高十五吋直徑六吋的圓筒型不銹鋼時間囊內，而埋藏的地點當然又有什麼地方比母校的校園更適合呢？

最有意義的是於五十年後，同學會將會開啟時間囊，令五十年後的校友及社會人士能緬懷過去，認識五十年前的英皇書院及英皇書院同學會。今天我們一方面追念同學會五十年的過去，另一方面亦期待着同學會另一個更光輝的五十年，確是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委員會的慎密心思實在發揮得淋漓盡致，大家考慮到時間的衝擊及社會政治的變遷，決定要委任一位時間囊的守護人，一方面協助時間囊的誕生及安放，另一方面確保時間囊能安然保存至五十年後開啟，達到既定的意義。

在既興奮又戰戰兢兢的心情下，我竟被委派為時間囊的守護人，我想因為我是委員會中最年青的委員，他們認為我是最有可能活到五十年後去開啟時間囊吧！



背上了這責任重大的使命後，第一個工作便是組織時間囊委員會，搜集有關時間囊應有內容的各方面意見及應有的文物。可幸各委員亦本著一貫同心協力的精神，令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更可喜的是不論母校的校長、教職員及在讀同學亦對時間囊助一臂之力，給與不少寶貴的意見及實質的協助。下列是時間囊內容的清單，希望既能反映同學會及母校的歷史，亦對香港社會當年的大事點題。

- (一) 序言
- (二) 同學會委員會八五至八六年度第七次會議（會上梁振英校友提出時間囊的概念）
- (三) 同學會會長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一日給教育署長、政府維修部門及母校校長的信
- (四) 同學會會長於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日給教育署長的信
- (五) 同學會會長於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給各教育機構的信
- (六) 同學會會長於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給時間囊守護人的授權信
- (七) 時間囊之位置圖
- (八) 時間囊之切面圖
- (九) 時間囊有關報章剪貼
- (十) 何建文校友關於時間囊埋藏挖掘之報告
- (十一) 挖掘工程之圖片
- (十二) 同學會之社團登記證書
- (十三) 同學會之憲章
- (十四) 同學會會址之田土廳登記
- (十五) 同學會會址屋契



主禮嘉賓正將時間囊放置在校園預掘的坑穴內

19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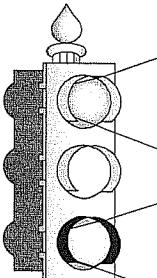
- (十六) 同學會會址開幕簡介
- (十七) 英皇書院同學會有限公司一九八零年年報
- (十八) 同學會會長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給新華社副總編輯楊聲先生的信
- (十九) 同學會委員會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給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王魯明顧問的信
- (二十) 關於黎全恩校友獲全加最高榮譽勳銜之報紙剪貼
- (二十一) 同學會召開特別同人大會，以討論中英聯合聲明之報章通告
- (二十二) 同學會發信給校友徵求對中英聯合聲明之意見
- (二十三) 同學會給民意審核專員之意見書
- (二十四) 同學會給民意審核專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的信
- (二十五) 民意審核專員之報告書
- (二十六) 同學會通訊
- (二十七) 同學會會長給校友邀請投稿金禧特刊之信
- (二十八) 英皇書院同學會學校有限公司給同學會邀請參加畢業典禮的信
- (二十九)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及羅宗淦紀念小學之畢業禮秩序表
- (三十) 同學會介紹金禧紀念活動的單張
- (三十一) 同學會八四至八五年之年報
- (三十二) 同學會金禧晚宴的報章剪貼
- (三十三) 同學會金禧晚宴的照片
- (三十四) 同學會八四至八五年度之收支報告
- (三十五) 同學會八五至八六年度第一至十七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 (三十六) 同學會金禧特刊
- (三十七) 時間囊守護人之同學會會員證
- (三十八) 校徽、社徽及糾察徽
- (三十九) 英皇書院校歌
- (四十) 母校聖誕咭
- (四十一) 母校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及二十日之每日通告
- (四十二) 《學聲》(一九八六年三月號)
- (四十三) 校呔
- (四十四) 一九七五年之校刊及一九七六年之金禧校刊
- (四十五) 一九八六年母校畢業典禮之秩序及校長報告
- (四十六) 一九八六年母校畢業典禮中之獎狀
- (四十七) 一九八六年母校畢業典禮之照片
- (四十八) 母校開放日之邀請信
- (四十九) 關於中英聯合聲明大公報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之剪貼
- (五十) 文匯報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剪貼
- (五十一) 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剪貼
- (五十二) China Daily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剪貼
- (五十三) 文匯報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剪貼
- (五十四) 文匯報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剪貼
- (五十五) 中英聯合聲明香港政府印制的中英文版本

- (五十六) 中英聯合聲明新華社印制的中英文版本
- (五十七) 代議政制綠皮書
- (五十八) 一九八五年立法局選舉簡介
- (五十九) 中西區民訊
- (六十) 中西區星報
- (六十一) 九龍街道圖
- (六十二) 香港街道圖
- (六十三) 新界街道圖
- (六十四) 香港旅遊協會宣傳資料
- (六十五) 華僑日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剪貼
- (六十六) 香港時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剪貼
- (六十七) 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剪貼

接著是安排埋藏時間囊的日期、程序、宣傳及其他細節、草擬時間囊文物的清單及同學會給守護人的授權書等。在同學會會長的奔走下，很高興的邀得教育署長梁文健先生出席主持儀式，使這香港學界首次的創舉更形隆重。四月九日終於來臨了，在教育署長、母校校長、同學會會長，及各校友的聯合安放下，時間囊開始了它五十年冗長的旅程。

事後一面以欣慰及滿足的心情細讀報章的報道，一面在想，我實在是非常幸運地參與了這件有意義的事，亦希望其他校友，亦能投入同學會的大家庭，共同對同學會盡一分力呢！



英皇書院同學會執行委員會 訪問團與國務院港澳辦公室 王魯明顧問會議紀要(1983年)

日期：1983年10月20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二時十五分

地點：北京鐵道部國際公寓會議室

出席：（英皇書院同學會執行委員會）關禮雄（關）、范佐浩（范）、蕭錦根（蕭）、
陳達之（之）、陳潤鈞（陳）、梁振英（梁）、吳巽益（吳）。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王魯明顧問（王）、鄧強周同志。

一九八三年十月，當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時，英皇書院同學會可能是香港第一個校友組織，最早組團前往北京，與中國有關領導人，互相交換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意見。十月廿日國務院港澳辦王魯明顧問會見了以關禮雄會長為首的英皇書院同學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

賓主寒暄一番後，關會長先介紹我團的背景及此行目的，並指出團員雖由英皇書院同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組成，但各自都就一己所知，提供意見。在此前題下，每人都有兩種身份；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繼而王顧問作一般性的概述：深圳的經濟特區是在社會主義下設置的特區，和將來在資本主義下有高度自主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同，兩者不能混淆，亦不可相提並論。他並請我們提出意見，而且同意筆錄談話內容俾供我們校友內部參考，以下是會談的摘要。

1. 王：我們要多聽各方意見，以避免蔽塞，和貫徹自三中全會被糾正極左作風及實事求是的原則。你們什麼都可以說。
2. 關：如國家對香港方針尚未定，若設問卷問英人繼續治理香港還是由中國治理香港？相信港人極半會選擇英國殖民地式統治香港，因港人對生活現狀雖間中有意見，但大體上頗為滿意。現國家方針已定，主權和治權都要收回，則港人應會很自然地考慮香港作為國際性城市的前途，也回想過去三十多年來國內政治上的波動起落，對此方針的穩定性不無懷疑之處。在港的專業人士亦就此問題多方探討，並提出意見。在港有促進中國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梁振英是該會會長。振英當可補充。

3. 梁：我同意會長所說，認為過半港人贊成維持現狀。至於港人治港，大致上會行得通，技術上及細節要考慮。技術問題包括港幣及外事等。此等事情雖然複雜，但相信港人同策同力，一定可以解決，比較令人擔心的反而是技術問題，而是技術以外的問題。例如法治精神是否得以維持及將來行政會否干預司法的獨立性。這法治精神，保證有幾多？或者潤鈞經常同國內有商業上的往來，可補充多少？

4. 陳：我從唸書時主修東亞經濟，及擅航業運輸，又時往各地跑。在收回香港主權方案原則下，個人理解事在必行。若達到方案原則，國家會付出多少政治上或經濟上的代價，如資金人才會外流，國家定這政策時須有心理準備。個人觀感為，英國自二次大戰後實行非殖民地政策，所爭取的是經濟利益。至於香港，可分兩方面，一是本土及香港的英國人利益，二是在本港的英資集團利益，如太古系國泰之機場降港權及怡置之房產。問題是港人如何治港，包括和中央之聯繫、港之行政司法主權方面等。

5. 王：在此我想加進一句，闡述國家的方針。港人可獨自全權處理內部事務，除了外交、國防歸中央，香港的英旗要換，及英人不能任港督外，其餘保持不變。屆時掛五星旗外可同時掛港旗，行政首長及主要官員推選後由中央任命。治理香港應有小憲法，或基本法，按照現行法律參訂，由人大通過，他的日後香港政府由愛國人士及贊成中國統一人士組成。現行的社會主義那一套體制只用於國內，不適用於香港。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特區和設想中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絕對不同，所以中國中央不會治理香港，亦不會派官員來港，把國內的體制帶來香港，因恐攪垮香港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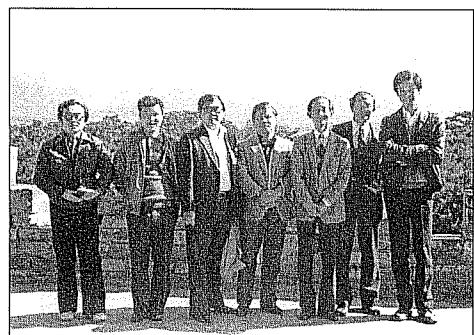
6. 陳：在過渡時期，這政策應維持多久？有人擔心上海模式會在港出現。

7. 關：國際投資者亦希望有穩定的投資，范佐浩從事金融業，可否談談這個問題？

8. 范：我出身於普通家庭，從銀行出來後轉為股票經紀，也涉足地產及期貨。談到金融，在港震動人心有兩種事情：（一）恒生指數；（二）港匯指數。港人治港的方案，從人口計，絕大多數會歡迎。我目下接觸的是高級階層人士較多，故從財富分配角度看，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可說是控制香港的財富階層，如何令他們相信維持信心及安定繁榮呢？我個人覺得，現時至九七的安排也是重要問題，拿買股票的人為例，認為利淡者可拋去存貨，寧願他日好景時高價買回。資產階級也如是，他們因恐懼而先將資金調走，若干人也會受家庭社會或環境影響而使人材也外流，這對國家來說是最大的損失。

9. 關：國際資金在港活動情況受時局影響的程度又如何？

10. 范：環顧世界各地，亞太區及中國有高度增長率，外來資金目的在謀利，只要有錢賺，不計對社會影響之好壞，因此資金的出入不是問題。



同學會執行委員會訪京團一行
七人攝於萬里長城上。左起：
吳巽益、蕭錦根、陳達之、
范佐浩、陳達之、關禮雄、
梁振英。（一九八三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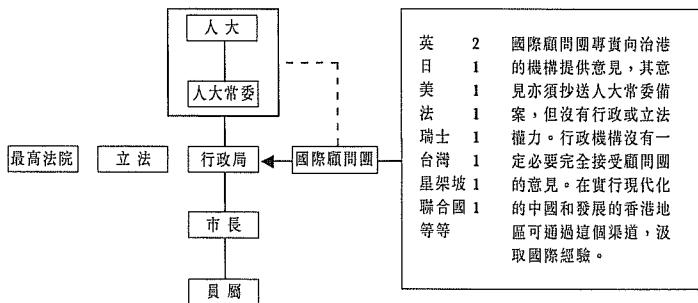
11. 王：我也持同樣看法，香港若保持是賺錢的地方，外資也不捨得離開，我們有考慮過這問題。如方案政策宣佈太遲，資金人才會因信心而走，政策對頭，那資金肯定來。
12. 范：由現在至九七之前，若社會有亂，恐不能控制。港人如覺安全無保障定會考慮外移。
13. 王：這問題我們已同英國談過。若亂得不成樣子，我們會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不能眼見五百多萬同胞受苦。若英國不能有效控制處理時，我們會迫得出兵或馬上成立政府，好過讓它亂糟糟。我們也考慮九七前這過渡時期如何保持繁榮，但政權在此前在英國手上，只能要英政府負責。九七後接管政權後是我們的事。
14. 梁：通常投資分兩方面，一是投機性，如股票、黃金等，二是積極性的如設廠等。這些投資會影響就業率，而經濟有憂慮也會引致機器設備撤走或不流入新資金。過去一年，英國政府是用過影響力及打幾種牌向中國施壓力。其他國家的政府不易受社會民生情況而改變政府既定的政策運行。我反而覺得政治的動盪及擔憂經濟衰退而引起社會動亂，王顧問先前提及當有動亂時會提早收回本港，這在外資購地設廠時的RISK ANALYSIS也有COUNTRY RISK一項，未知王顧問如何界定「亂」一詞呢？是否恆指跌至250或港匯跌至15才算是亂呢？
15. 王：我們有設想過，希望儘可能不會出現這情況。香港需要時間交由港人治理。香港現行法律（除有殖民地色彩者外）不變。基本法未定之前，不希望在此情況下要中國接收香港，英國要承擔這責任。就以這次港幣風潮來說，我知道最早拋售港幣的是美資銀行，跟著是英資銀行。英國人採取措施後，港幣穩定下來。港幣是港府發行，英國應採取行政干預的措施。
16. 陳：政府不採取措施會造成小市民恐慌，這是一個滾雪球的過程。港督說了話有作用。
17. 王：這樣擺，政府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有損失。所有市民及公務員會有損失，對政府及匯率失信心。政府藉此波動民生向中國施加壓力，將人們不滿轉嫁中國去。
18. 蕭：港幣由5.3元波浪式升至8.3，以事論事，未能全責怪港府。如以過去港幣購樓為例，一張申請表轉手已賺十多萬。目前令港人擔憂的是政治前途之不明朗。
19. 王：怎樣做才不令港人擔憂？
20. 蕭：港人治港，技術細節方面尚未有明確表示。
21. 王：主權治權肯定應歸國家，但英想堅持三條有效條約的原則不放，想主權換治權，這是行不通的，甚至港督是中國人，副督是英國人也行不通，中英政府共管行不通。英國人不能參予行政，只配做顧問。
22. 范：如果某英國人有才幹，他的能力可勝任做某部主管，可否請他擔當職位，如請伙記一樣呢？
23. 王：不能。我相信港人本身可治理香港。從廿多個調查中，現時政府實際事務均由中國人做。
24. 關：在此，我想講個故事，話說劉邦問韓信：「你帶兵很叻，與我相比又如何？」韓信答：「臣善將兵，陛下善將將。」英國在香港的制度能順利施行，有其行政體制上的優點。香港社會架構，有好的，也有壞的。我有段時期也憎英國佬，大概在47至52年左右，那時是英國幫辦帶領亞差沙展統率華人散住在中環街道拉小販，出手粗暴且態度威脅，而華人則作鷹犬。自67年後英國人氣氛收斂。但舉一個例來說，英人與華人同晉身做政府政務官，十年後英籍政務官總是官階比華籍的為高。
25. 梁：回到范佐浩所說的，九七前的過渡協商是重要的，很多人擔心是九七前會有什麼變化。老人家為棺材本大起恐慌。人們因港幣購買力弱而做出一些事。很多人那樣做會影響整體利益。

26. 陳：據一般觀察，廠家不斷投資、革新機器，過了些時會影響生產品質及銷量，繼而影響民生。
27. 王：我們有注意此問題的出現。
28. 陳：基本上是信心的問題。
29. 王：收回主權是既定方針，不變的，無信心是沒辦法的。
30. 蕭：基本法內容，何時公佈？
31. 王：基本法要香港人經過協商討論，由中國法律專家提意見，交人大通過。此後行政立法權力下放於香港，將來最高法院亦是在香港；終審權在港，不在倫敦。
32. 梁：四化會有內部會談，發覺投資不前是信心問題，不是14年後，而是一兩年內會發生的轉變。他們關心於中英會談代表的表情、行路姿態等。許家屯曾說英國要明智合作，這使我想起八月十五日看火燒圓明園時，覺得當時列強以侵略取得香港，20世紀後英國交回香港，是贖罪的行為。但從英國方面看，他們為什麼要合作，理由又如何？
33. 王：談判內容，我們大家協議不說，但談判不可能是容易的。英國人在香港有利益的，明報18日的社評也說過。也有一問題，十八世紀至1900年，英國衰落，民族解放運動高漲，英國見大勢所趨，香港交回中國也不能阻擋。英女首相持著三條約也有效，反映英國不願放棄香港。這在談判桌上是有所鬥爭的。今後利益能否保存，不能不令女相關心的。
34. 范：在艱巨談判過程中，香港五百萬人會因此影響而受到損失。
35. 王：從政治意義上來說，談判是無意義的，這還需摸索一段時間，無須擔心。此外，我們政策上會考慮五百卅萬人的利益，也考慮英資的利益，加以照顧。說到談判，我們有兩種目的，一是在達成協議時，英國挽回面子，二是英國可說成利益是爭取回的。另一方面，過渡期內，英方要承擔責任，共同辦理順利移交政權，避免產生波動。談判意見疊來疊去要時間，但怕影響人心。所以不管談判結果如何，我們肯定明年九月會把政策宣佈。這不是談判內容，是既定主權方針政策。點解那時宣佈呢？因為時間差不多了，而主要事項會達成協議，對港人心理也比較好。但老實說，從一年多的討價還價中，我們對他們算是仁至義盡。估計利益面子問題會達成協議。如將香港搜括，英資沒有好處，東南亞那處比香港好？返回本土去，又遭排擠。去美國呢，那邊財團更大，因此，英資希望長期攏落去。
36. 之：會否由英國管治才保障英資利益？
37. 王：有風聲說，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由英國人擔任，在其控制下保障利益。討價還價中有這問題，這是報紙透出的消息。也有人說，在香港住滿30年任行政首長，住滿20年任官員，其中不少人擔心北京會派人擔當港政府重要角色。這擔心是多餘的，中國不會派人來，新華社的人也不會任港政府要員。
38. 梁：行政首長怎樣產生？
39. 王：由香港各階層協商推選產生。
40. 梁：香港的團體一般分四大類：（一）外國團體如香港總商會、美國商會；（二）親中國團體；（三）親台灣團體及（四）香港人組成的團體如香港觀察社。你構想中的團體是怎樣的呢？
41. 王：現時未有具體設想。視當時的團體的代表性，看有無實力。香港人自己會辦得到。
42. 蕭：那麼英皇同學會是否設想中國團體之一？

43. 王：現在不能，你們只得一千五百個會員。將來或者會是。現時有代表性的團體到時也有可能不存在了；亦會有若干有代表性的團體崛起，這要看到時實際情形而定。

44. 關：我有兩點提出來，一是談判策略技巧，在現階段，中英港台相互關係存在是不能漠視的，應考慮國際性及輿論壓力，以攻心為上，中國要爭取港人同情。81年葉劍英提出對台九條方針。若香港問題處理得不當，台灣回歸的可能性是「0」。二是治理模式，首先要了解香港的特徵是（一）自由港；（二）國際性大都會；（三）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社會；（四）以英國法制及英國法治精神為基礎，雖然英法法律有些不同。

简介模式



45. 王：將來什麼事，除外交、國防外交香港人負責，因此這顧問團不一定需要，更不希望涉及聯合國參予。我知道港人的疑慮；我們的設想是人大常委不給指示，它與香港的行政立法機構是虛線。人大常委主要是攬國內社會主義的東西，對資本主義是外行，有指示可能出偏差。除涉及主權如蘭獨獨立之外，中國不管香港事務。相信香港有人才去治理香港。現在港府辦事處多是中國人。

46. 之：自治政府將來如國貿易談判配額時和國家有衝突時怎麼樣？

47. 王：中國不需配額，中國有本身市場，香港自己要爭取，香港目前做甚怎樣便怎樣。如不得已時需要中國外交途徑談判，包括簽約。總之香港自己爭取自己談判，國家不會加以影響的。

48. 陳：我覺得關會長所提意見值得中國考慮，因國際顧問所述意見比較客觀，如中央現時的顧問委員會，不過要由基本法加入考慮，千祈不要攬共管。

49. 關：這可在基本法加入條文，如：得設顧問團等。在起步時，這顧問團有其正面作用；等到香港能搞好自治時，顧問團則自動會變成可有可無了。

50. 王：可以考慮，但不能攬國際共管，我們考慮委任英人做顧問，但英人不是英國官員，美國人也是，但聯合國顧問，這個……。我們的基本方針已定下，具體則未有，要集思廣益。有機會請多些回來提意見。我們已收集了各方面如資本家、法律界、教育界等的意見。但我們很多具體事情還要研究。你們回去可對服務於警界的同學談談，勸他們不要擔心，他們有工作經驗，服務得好，新政權將來肯定會用他們的。

會談結束時間：下午五時卅五分

(整理及記錄：關禮雄博士、梁振英)

同學會歷任會長

1940 - 46

趙北波

1947

孫翼民

1948 - 49

黃熾普

1950 - 51

關鉅麟

1952 - 53

蔡惠霖

1954 - 57

李福善

1958 - 65

岑才生

1966

李炯鎮

1967

王淦基

1968

陳智榮

1969 - 70

楊少初

1971

沈德剛

1972

梁包漢

1973 - 81

陳子鈞

1982 - 85

關禮雄

1986 - 89

梁安福

1990 - 92

梁振英

1993 -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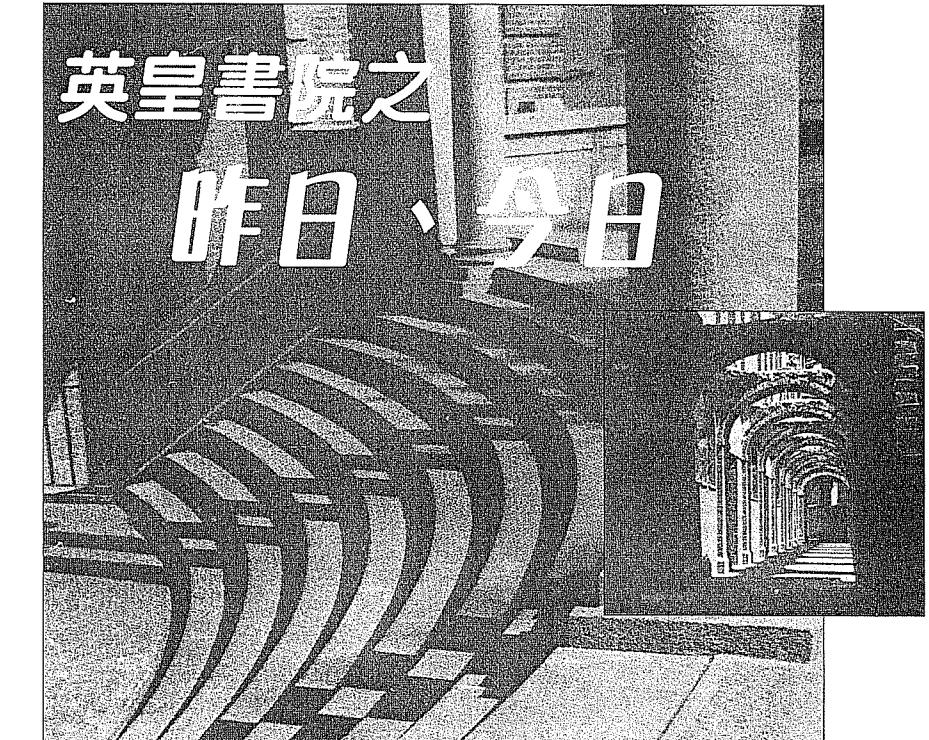
范佐浩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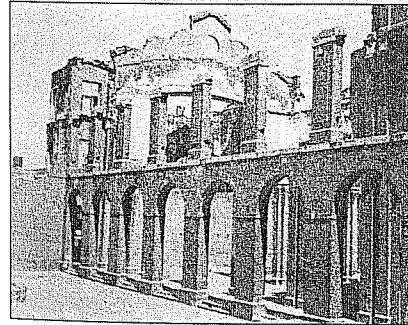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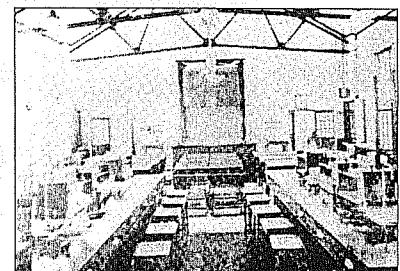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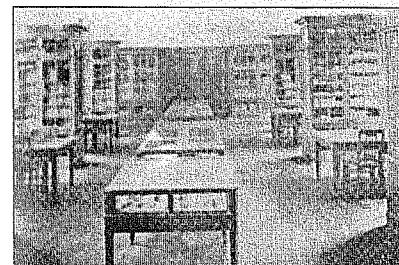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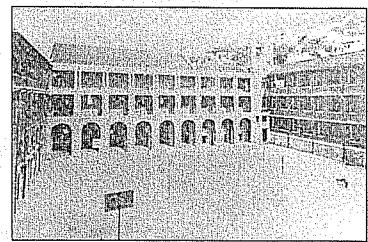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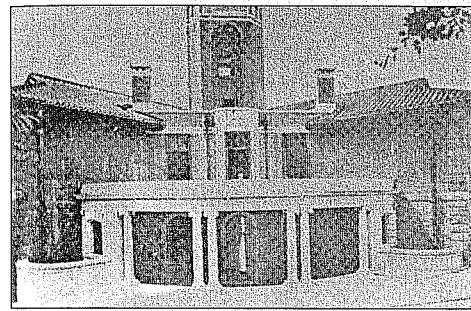
蕭錦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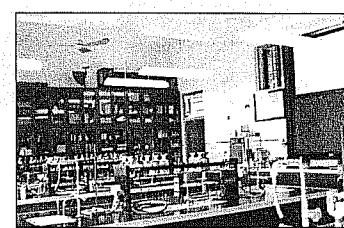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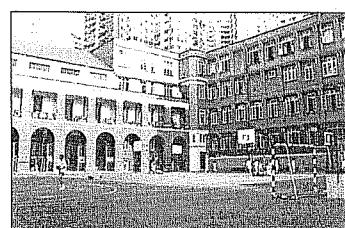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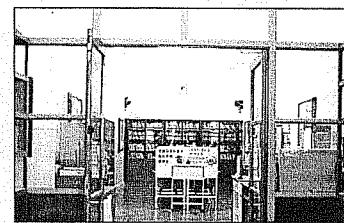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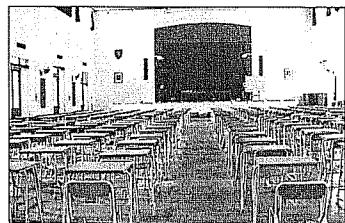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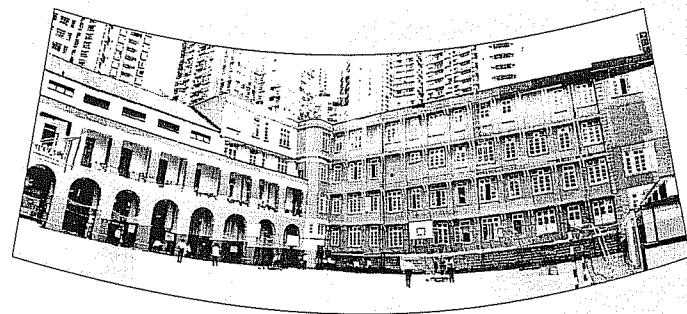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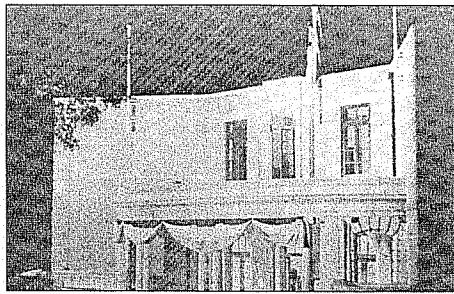
1935-95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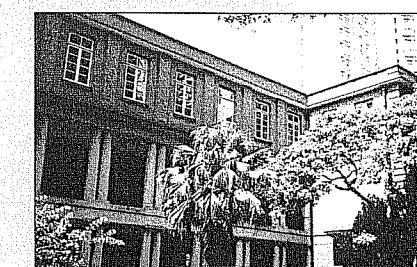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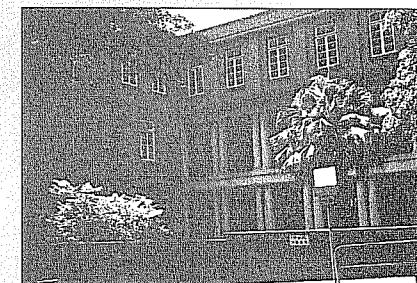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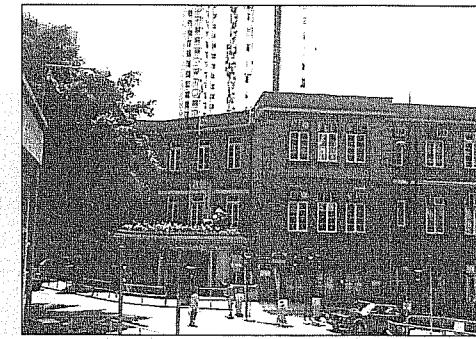


60





1935 - 91



THE 70 YEARS OF KING'S COLLEGE
英皇書院七十年



The name of King's College was first adopted in 1922 when the present site, 63A, Bonham Road, was chose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condary school. Previously it was accommodated in Third Street and then in Pokfulam Road and was known as Saiyingpun Primary School. The foundation stone was laid in 1923. The work of construction spanned 3 years and was at length completed in 1926. The pupils of Saiyingpun School were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new premises. In January 1927, King's College commenced as a secondary school with Mr. Alfred Morris as the first principal. The official opening by the governor, H.E. Sir Cecil Clementi, K.C.M.G., LL.D., M.A., however, did not take place until March 5, 1928.

Saiyingpun School dated back to 1879, in which year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establish a Free School at West Point, and appointed as Headmaster Mr. Fung Fu, a returned student from America. The School was at first accommodated in Third Street. After a period of 12 years, the number in attendance had reached 110, and the Government was then induced by the late Dr. Eitel, Inspector of Schools, to erect a more permanent building in Pokfulam Road, the site of the later Vernacular Middle Sch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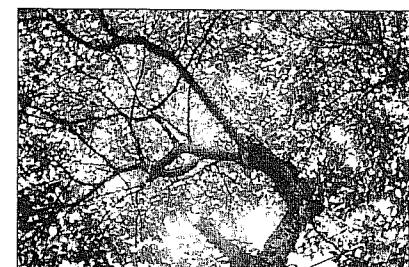
Mr. Fung retained the Headmastership in the new building for a further 12 years, till 1903, when he retired and was succeeded by Mr. W. H. Williams. The latter was transferred in 1905 to the Victoria British School, which had just come into being, and Mr. Alfred Morris was appointed

1935-95

Headmaster. The school commenced to grow and the average attendance was 403 by 1909. In spite of additions and enlargements, the capacity of the premises was severely taxed. Saiyingpun School changed its name and removed to the present home in September, 1926.

When the College was first built, it acquired an enviable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finest school building in the East. It was built around the 3 sides of a square. The whole building comprised a North Wing, a South Wing and an East Wing. The tower above the main entrance dignified the general appearance of King's while the dainty school garden further enhanced its beauty. Altogether there were 29 classrooms, 2 laboratories, a library and museum, a geography room, a gymnasium, a great Hall, a workshop, a photography room, a playground and a swimming pool. The playground was divided into 3 courts - for basketball, volleyball and tennis. It also contained a jumping pit. In those days, a school of such size and facilities was considered to be more than perfect.

During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the school followed the old system of class organisation with eight classes, numbered in descending order. Classes 8 and 7 were primary classes and class 6 was equivalent to the present form. The enrolment stood at 840 boys. Ever since its founding, King's had played a profound role in the Colony's education. The succes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high competency of the first three principals - Mr. Alfred Morris (1926-1934), Mr. William Kay (1934-1939) and Mr. H. G. Wallington (1939-1941). While King's was enjoying its prosperous days,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after the Pearl Harbor incident in December, 1941. Hong Kong was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on Christmas 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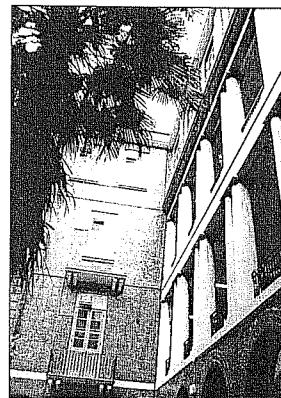
The tragic war did immense damage to Hong Kong and King's was not to be spared eith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as undoubtedly an unhappy interlude, for all normal activities of the school came to a halt and the school building were utterly destroyed. But,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When the war ended in 1945, brighter days were in store for King's. The tragedy of

destruction was soon followed by the joy of reconstruction.

In 1950, revived and rehabilitated, King's was re-opened as a two-sessional primary school, namely King's College Primary School. The school was also shared by the Northcote Training College. Mr. H. T. Woo was appointed the Headmaster. This was only a brief phase of one year's duration.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school was restored as a secondary school (A.M.) with Mr. C. W. Sargison as Principal.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history girls were admitted, most were promoted from the primary school. The total enrolment was 640 pupils. The first stage of extension of the school building was completed by 1953 adding two laboratories, a Preparation Room, a Lecture Room, an Art Room and five classrooms. The enrolment figure soared to 750. However, the slow pace of reconstruction of school buildings after the war had forced King's to share its building with Li Shing Primary School, Grantham Training College and Queen Elizabeth School successively during the next few years. The whole school was thus operated on a bi-sessional basis. It was not until 1960 that the whole school building was regain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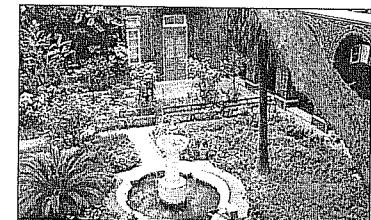
In 1954, Mr. Sargison was succeeded by Mr. F. K. Leung who made history for being the first Chines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In the same year, an additional Form Upper Six was operated to cater for those students who planned to sit for the revised Hong Kong University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 1955 witnessed the first group of King's graduates entering the university after the war with the total number being 14.

Notable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late 1950's. In 1957, Mr. C. W. Sargison returned as Principal. Moreover, owing to the increasing demands for secondary school places and limited space of the school, students of Form Lower and Upper 6 Arts were transferred to Queen's College and Queen Elizabeth School in 1958-59, and Form 1 students recruited from the Joint Primary 6 Examination had to spend the first year in Wan Chai Primary School with Mr. Yeung An Wah as Master-in-charge. The urgent need for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school finally received favourable respons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an extra floor was added to the South Wing and two floors added above the Gymnasium. This final stage of construction work was completed by December, 1959 and furnishing of the new premises followed in the next few months. In consequence, the branch school at Wan Chai ended its one-year life and was incorporated with the main school in the n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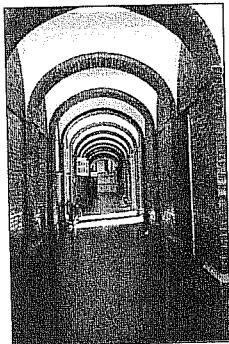


academic year. By 1960 the final stage of rebuilding was completed with King's considerably bigger than it was originally. The size and scope of the extension were an entirely upward development, bringing the front block to four storeys high and the Gymnasium Wing three. After the expansion there were totally 26 classrooms, 10 special rooms and 7 laboratories, the largest in number possessed by any government school at that time. The new classrooms, unlike the previous ones, were all larger and of uniform dimensions. The new laboratories had gained space by the avoidance of passages, each room possessing its own door to a staircase. Main features of the extension were the exceptionally large library with an area of about 1,800 sq. ft., an up-to-date and well equipped Geography Room and a bright Art Room looking on to the harbor.

On January 1, 1960, King's entered a new phase in which it became a full-day school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war. Normal school hours now lasted from 9 a.m. to 4 p.m., a five-day week and a summertime schedule were introduced. Early in the school year, Mr. C. W. Sargison went on leave prior to retirement and Mr. G. S. Coxhead took over the duties as principal. It was during Mr. Coxhead's tenure of office (1960-1967) that King's entered a new phase of change and progress. Owing to the lack of meeting places in Hong Kong the school building was constantly booked for activities by various outside organizations:- the Government Clerical Service, the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s, the Police Reserve, the Civil Aid Services and St. John's Ambulance Division of the Old Boys' Association. The school Hall served its customary purpose in accommodating candidates for all public examinations. In April 1961, a cherished dream was realized with the opening of a canteen, a facility which had been lacking for years.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academic year of 1962 the school worked on a new time-table based on a 6-day cycle system by which Day I progressed in sequence to Day VI. The new System enabled more minor subjects to b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thus allowing greater flexibility. In 1963, Form Lower Six Arts was opened after a lapse of several years. It restored the balance between Science and Arts classes though the demand for entrance to Science or Medicine classes was still greater. From 1966 onwards girls were admitted only in Form 6.



In 1967, Mr. H. W. Clarke succeeded Mr. Coxhead as Principal and it was during the next three years that King's witnessed a climax of academic attainment. In 1968, 64 distinctions were recorded for our students i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 an 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 By 1971, Mr. D. R. Madan was appointed Principal and King's



heralded the Seventies by maintaining the laurels in both Scholarship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1975, results in the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 recorded the highest and best King's had ever achieved, with a total of 125 distinctions and 470 credits. On November 1, 1972, after years of fund-raising and renovation by the K.C. Old Boys' Association the school swimming pool was officially re-opened. It was a long dream come true. In the same year the school was awarded the Omega Challenge Rose Bowl for being the Most Progressive School in sports, an honor to a school whose students showed zealous participation, commendable achievement and remarkable sportsmanship in sports. Since

1973, owing to popular demands, two classes in Form Lower 6 have offered 3 subjects of Chemistry, Physics and Biology with a view to enable students to qualify for entrance to the Medical Faculty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Extracted from the 'Fig Tree' Golden Jubilee issue)

On the St. Valentine's Day of 1976, hundreds of students with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crowded in the school playground - not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romantic festive Day, but for attending the School Bazaar which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appealing activities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chool's Golden Jubilee. Popular singers and actors from the CTV and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Children Choir enlivened the students and guests immensely with their hilarious entertainment. The stalls, festooned with balloons, colored ribbons and pieces of bamboo, manifested the creativity and aestheticism of our students. Besides providing a whole day enjoyment to the visitors, the Bazaar raised scholarship funds for the students and undoubtedly left a memorable page in the history of King's College.

In October 1977, the sad news of Mr. D. R. Madan's sudden death came and Mr. K. F. Chu was appointed as Principal of King's. In the same year, a new system of choice of subjects for F.5 students, i.e., 3 classes in Science and 1 class in Arts began. Provision of student counselling service and the station of a social worker in the School were also introduced during the year. The School again won the Omega Challenge Rose Bowl for Sports in 1978. Two years later, our students won the Champion of the Joint School Science Competition. During the school year 1982-83, renovation work for our School Building was carried out and replacement of the Hall Lighting was accomplished.

Since 1984 and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a number of our eminent students won scholarships to the renowned Oxford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U.K. In 1985, the 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of the School was established. Students of the same academic year won the Champion of the Mathematics Olympiad Competition out of 182 schools in Hong Kong.

In September 1986, Mr. W. T. Poon succeeded Mr K. F. Chu as Principal of King's and Mr. H. S. Grewal, the then Secretary for Civil Service, addressed the School in its Speech Day on February 19, 1987. During the same academic year, the Education Camp of the School was set up for S.3 and S.6 students. In 1987, the School Fountain in the School Garden was reactivated through the effort of the Principal and the teachers. One of the Students won the Bronze Medal and Silver Medal in the International Maths Olympiad Competition in 1987 and 1989 respectively.

In 1991, the first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sponsored by King'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for K.C. students was organised and accomplished with success. Study tours organised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were found welcome and meaningful by the studen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King's College, the Student Union and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the School were formed during the school year 1991-92. The School Advisory Council was also set up in 1991. Three students of K.C. represented Hong Kong to Moscow and won both silver and bronze medal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ths. Olympiad Competition in the same academic year. In 1994, a 10'A' student emerged for King's in the 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 Four other students obtained 9As in the same examination of this year. During the school year of 1993-94 and 1994-95, the School underwent certain renovation work for the building and the laboratories as well as the installation of lightings in the playground and the stage.



The seventy years of King's college in the past did not only witness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a prominent government school but was proud of fostering numerous eminent persons for Hong Kong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a tradition and history behind it, King's is now all confident to step into its 71st year and continue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in the years to come and beyond 1997.

(1976-1995 - by Chan Tat Chi)

校友專訪系列之（一）

關禮雄博士——同學會教育事業的中堅份子

訪問：王偉傑（中五丁）
李永昌（中五丁）
鄒志銓（中五丁）

校園生活點滴

關博士是在1957年畢業，是威靈頓社（Wallington House）的成員。在校時，關博士積極參與課外活動，而對運動尤感興趣，如籃球、乒乓球等，亦是校內的童軍。

由於當時校內的圖書館在關博士離校時才逐漸建立起來，故關博士並沒有機會當上圖書館管理員。由於當時的書籍非常有限，後經師生們一起努力的搜集書籍，故圖書館的藏書量亦漸漸增加。

關博士對校園內的一切人和物都有著一份濃厚的感情，老師、同學、學校設施，甚至連食堂內的一張乒乓波檯，都令關博士念念不忘，時刻回味在校園內的美麗光景。

關博士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日間小學任教，做了十多年的的小學教師後，便轉做大學的行政人員，亦做了近十年，之後，便

轉行做了律師。在民政處，關博士亦曾任民政主任（City District Officer），簡稱C.D.O.。

同學會教育事業的發展

關博士說，歷史較長久的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成立於1950年。同學會小學的創立，是有賴一些資深的校友如岑才生先生、李福善大法官、方心謹教授和戰前校友不遺餘力地籌辦。同學會小學原為一非牟利夜校，晚上借英皇書院校舍部份課室上課。其後才於中環必列啫士街自建校舍。由1950年創辦至今，已有十多年歷史。

英皇書院同學會羅宗淦紀念學校於1967年創辦，位於香港仔石排灣村。該校的建立是為了紀念已故的羅宗淦校友。羅宗淦校友在教育署任職時給予同學會小學的建立很大的支持，所以同學會的第二間小學便命名為羅宗淦紀念學校。羅宗淦校友於1966年一次風災水災當中遇難。兩間小學皆由英皇書院同學會學校有限公司管理。

「我們覺得很驕傲。因為同學會能夠群策群力，建立了兩間小學。幾十年以來，兩間小學在社會上都很有名氣，培育了很多英才，我們亦以此為榮。辦學當然是千頭萬緝，但是困難總能一一克服。兩間學校的發展到現在都很順利，令我們開心驕傲的地方多的是。」

教育制度的普及——「人人有書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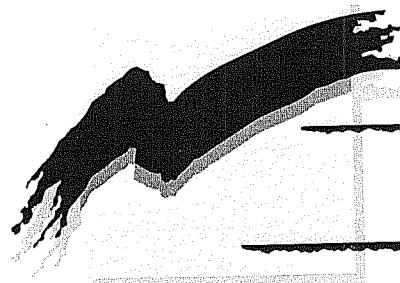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的教育制度也不能做到沒有弊處的，或多或少也有些困難。自戰後到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漸趨完善——當我們在英皇讀書時，很多朋友受教育的機會很少；但現在免費教育的制度使教育普及化，無疑是整個教育制度的一大進步，我們在普及教育方面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另一方面，普及教育令校舍、師資和設備方面都有很大進步。偶爾有指責與批評，培育出來的學生稍有不足之處，但這是必然的。脫離精英制而轉為普及教育，猶如教育一個人與一百個人的差別是顯然易見的。雖然數量會影響到質量方面，但整體而言仍是有進步的。現在科技及資訊發達，有很多視聽教材和幫助學習的工具是以往沒有的，令質素方面大大地提高了。相輔相承之下，質和量方面皆上升了。

而且，由於學生的數量增加了，家庭亦逐漸富裕起來，物質文明漸趨強盛，道德和倫理方面的教育或許會被忽略了。現時很多老師也銳意灌輸這方面的了解和概念。」

1935-95

校友專訪系列之（二）



梁振英 訪問記

訪問：王偉傑（中五丁）
李永昌（中五丁）
鄧志銓（中五丁）

在紅磚牆下的日子……

 振英先生憶述在校時，是莫理士社（Morris House）的社員，亦是當時足球校隊的守門員。在課外活動方面，他更先後參加過地理學會、模型學會、遠足學會。

雖然梁振英在中五畢業後未在英皇書院繼續升學，但是他覺得理工學院的測量系（surveying），有文有理，遂往修讀。在理工學院取得高級文憑後，便往英國讀了三年，回港後便留港工作。

難忘的讀書日子……

梁振英回憶起在校時，英皇書院雖是名校，却不是貴族學校，不是有錢人讀書的地方，入學不是靠捐錢或關係，升中試考得好是唯一途徑，所以英皇書院是不易入的。梁振英亦憶起60年代末期的經濟發展狀況，當時的物資貧乏，大多數學生的家庭亦不大富裕，但當時的學習精神很好，學生很有自覺性。梁振英說在英皇書院的艱苦日子，當中累積的經驗，是他日後成功的動力。

成功之路……

梁振英先生畢業後加入了仲量行，後來更開設了測量師行。問到他何以放棄仲量行一職而開設自己公司的時候他說：「因為英國人在統治殖民地之時不會在那裡歸根，以往他們的官員、商人來殖民地與本地人通婚，他們的仕途便會告一段落。正是這樣，他們便不會在此養育下一代。當他們的政府撤出殖民地之時，所有東西都會撤走，他們走得很乾淨。由此，香港除了建築師外、法律、會計、工程等行業不全為本地人。」梁氏希望能建立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跨國公司；現在梁振英的測量師行已有九間外地的分行，未來更會增設兩間。

說到得到十大傑出青年的感想時，梁振英只說全憑不斷工作，工作的累積便會成為成績。

參與預委會……

當預委會於93年成立之時，梁振英先生便成為預委會政務小組組長，主要負責十個研究範圍，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司法機構、公務員、行政、司法、立法三方面，日

後向預委會報告，為特別行政區的成立作好準備。

參與同學會……

梁振英先生積極參與英皇書院同學會的工作，並任了幾年同學會會長。在任時，梁振英除了一般如週年聚餐的活動外，並定下目標希望改善學校和學生之間的關係，加上潘焯棠校長的幫助，使同學會能達到預期的工作目標。

說到學習考察團，梁振英認為值得繼續推行，因為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亦是一個開放的地方，很容易受到外來的影響，如西方或大陸有問題時，香港的經濟很快便能反映出來。此外，由於新一代很多時要和外邊接觸、交往，因而有需要打破青少年的思想局限，多些接觸外地使青少年能更易認識香港本身所有的好處和短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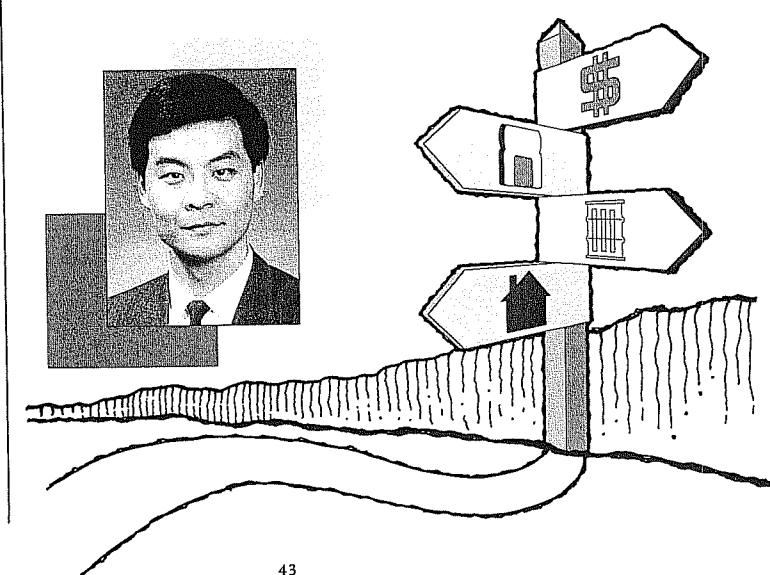
此外，梁振英認為新舊同學之間應多些溝通，如同學會會議時應有在學的學生出席。

對九七問題的看法……

梁振英先生說，「九七的存在與否，中國大陸亦會開放改革，所以不應着重九七這一點的時間。中國的開放改革對香港影響很大，香港和大陸的關係，不只是基本法憲制性上的關係，就算沒有九七問題，對香港的影響一樣是很大的，不論在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

二十一世紀的展望……

梁振英先生希望香港人必須繼續努力，不斷走位（適應世界的變化，不斷作出相應的對策），接受各方面的挑戰。這也是梁先生對在校同學的期望。



校友專訪系列之（三）

范佐浩—

熱切嚮往 龍的文化

訪問：王偉傑（中五丁）
李永昌（中五丁）
鄧志銓（中五丁）

范佐浩1960年中五畢業於英皇書院，是威靈頓社（Wallington House）的社員。在校時，范生都熱心參加各樣活動，足球、游泳、乒乓球、田徑項目，甚至籃球，范生都曾代表學校出賽。

憶述起母校的生活時，范佐浩最難忘當時自己住在九龍，回校上課要解決搭船、搭車及午膳費用的問題。在其時的生活環境下無疑是一種沉重的負擔。范佐浩甚至以「一日過一日」來形容其中學生涯。范佐浩還記得其時校風仍然是精英制，中三年數學考試後，談論間才知道其他同學已在中五的某本書上知道試題和答案。那時同學們強盛的讀書風氣，至今仍令他記憶猶新。

范生覺得自己很有「福份」入到英皇書院——「很可能大家（指英皇和其他學校）的老師都一樣勤力，但肯定沒英皇同學那樣的質素。」

會考前，范佐浩已往恒生銀行見工，後成為幾百人當中被取錄的六個之一。自此以後，范佐浩由1960年至1970年間在恒生銀行做了十年。其後范佐浩離開銀行，建立自己的證券業務。在1990年到1993年尾，范生更被選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理事。

范佐浩除了經營自己的證券業務外，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在一九八九年，范佐浩成為國際獅子總會港澳303區總監；當時的香港正處於一個動盪的時期，人心惶惶，范佐浩在剛剛接任時亦抱著「何必偏偏選中我」的心態。范佐浩形容自己當時只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是放手不理，拒絕當總監；或是承擔責任，扭轉逆境。最終范佐浩決定留下，致力推動獅子會事業。在范佐浩任內期間，獅子會在西貢建立一個自然教育中心。在興建中心期間，遇到不少問題，包括經濟來源，但其後因得到其他

獅友們的熱心支持，自然教育中心，終能成功建立。

范佐浩在訪問中提到因他在英皇書院畢業後再沒有讀過正規學校，所以對英皇書院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因此，范佐浩自1972年至73年開始便成為同學會的副會長，其後更在1993年被選為同學會的會長。對同學會最大的期望是去組織起校友的力量，為在校的同學做一些事情。

范佐浩在1960年初離開學校後，參閱了很多關於中國文化、哲學、人民科學、佛經、易經、論語等，近二十年來，毫不間斷，故對東方文化有獨特卓越的見解。「清楚認識本身文化的長處和短處，認識了以後，你才有能力去改進。而且香港正面臨

歷史性的轉折時刻，我們一定要對本身的的文化更加重視。」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別就是西方文化着重於實用知識，而東方文化則強調個人內心思維，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范佐浩認為中國民族有幾千年的歷史，故龍的文化一定有其價值。

在范佐浩任內期間，極力推動「尊師重道」運動。因為范佐浩覺得當教師是一件苦差，無論在精神上或時間上都要付出很多。但是，現今懂得去欣賞教師所付出心血的學生越來越少，反而很多學生卻以為老師既有薪水，教育他們是理所當然的事，以致令現今的教師逐漸將教書當作一份工作去做，無疑這樣下去，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1935-95

校友專訪系列之（四）

張舜堯（張念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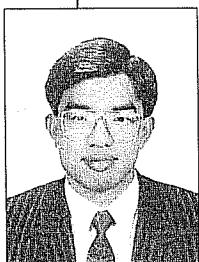
放棄鐵飯碗打鋼鐵江山

訪問：王偉傑（中五丁）
李永昌（中五丁）
鄧志銓（中五丁）

難忘讀書日子

張 舜堯原名張念慈，一九七一年於英皇書院修畢中七，畢業前他是讀醫科班（俗稱M班），並是校內的活躍份子。張舜堯除了是Sargison House的副社長，更在社際排球比賽及水運會代表沙社出賽。張舜堯亦當了四年的圖書館管理員。另外，張舜堯也參與了歷史學會、地理學會、遠足學會等舉辦的課外活動。

張舜堯最難忘的是中學時的班主任李老師（花名李師奶）。「記得那年學校舉辦的話劇比賽，她徹夜趕戲服，記得那齣話



中學畢業後張舜堯到了恒生銀行作了四、五個月的甲級練習生。其後，他往政府任土地測量員。當時，興起了一股成立工會的風氣，而

那些工會多是沒有政治背景的。而張舜堯亦在一九七二年加入了土地測量員協會，七三年並當了執委，七四年更被選為主席，並任職了兩年。

放棄鐵飯碗打鋼鐵江山

一九七八年，張舜堯離開政府轉做五金出口貿易，因為當時政府升職的標準是講求資歷，而不是個人表現，因而張舜堯覺得這個制度不適合自己，故轉投商界，另謀發展。

在一九八零年，張舜堯得到朋友的支持開辦了東榮鋼鐵有限公司，專營建築用的「螺紋鋼」。「在經營東榮的過程是相當精彩的，其間遇過很多的香港經濟大風潮。在開創時正值地產的大起大跌，八三年的中英談判，八四年的港幣大貶值，八七年的世界性大股災，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九零年的中東事件，總算有驚無險，可能事先有準備，有計算。而其中最大的運程就是八零年初中國的開放政策，正是大好機會。」

張舜堯於88年9月籌備將東榮鋼鐵上市，但因特別事件而撤回上市行動。其後於89年將東榮鋼鐵賣予聯合集團，但仍留任董事一職，直至91年東榮鋼鐵上市後才離開。

直至93年，張舜堯買入志成公司，後改名為泰昇集團，主力經營地基工程。

堅毅不屈 成功之道

張舜堯認為要事業成功須要有觀察力，要多學習留意，最重要的是要有恆心、決心。「有決心去做一件事，定下目標；有恆心，不論遇幾大風浪，都堅持自己的目標，遲早都會到達目的地的。一個浪唔得，兩個浪；兩個浪唔得，三個遲早也會做得

到的。不要遇到一兩個浪便退縮，改變方向，結果便去不到。」

擴建校舍的構思

「在梁振英當會長之時，校友間談起擴建之事，覺得校舍多年也沒有擴建過。構思將廁所拆去，改建為一座新翼，與舊有的校舍連接成擁有四幢建築的學院。新翼內設置更多特別室，如演講室、地理室、實驗室等。但其後礙於財力、政府政策及所需時間，故將計劃擱置。」

繼往開來 發揚英皇精神

「作為一個舊生、學長、對英皇書院在校的師生最大期望是去發揚英皇的聲譽。七十載以來都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名校之一，希望同學和老師努力去保持這聲譽。還要緊記高處不勝寒，幾十年來保持在最頂層，成一間名校，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若能發揚光大的更好。」在訪問中，張舜堯亦提到成功須經過一段很長的路，要墮落卻是很快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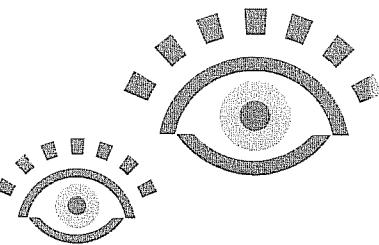
他說，英皇書院最令校友們驕傲的是校風——實而不華，純樸積極實事求是，而「英皇仔」這三個字便正代表著上述一切。

天倫樂 閒餘趣

張舜堯現有一位太太，兩個兒子，皆於澳洲修讀課程。由創業至今，張生都認為自己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都不夠，幸得家人的支持和諒解，所以相處都很融洽。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閒」，張舜堯空餘時亦會打高爾夫球、網球、潛水，間中週末亦會駕遊艇出海，玩帆船、打魚。

校友專訪系列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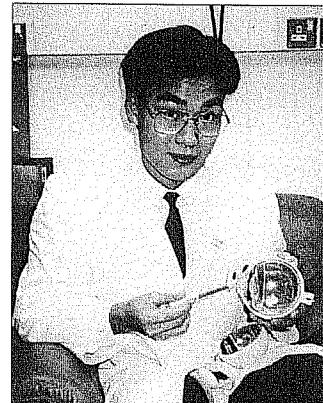
林順潮醫生 獲「世青」銜， 為英皇校友增光



本刊記者

林順潮醫生在英皇書院時代已是品學兼優，他不單祇是77-78年度學校的總領袖生及威靈頓社社長，更是75-76及77-78年度英皇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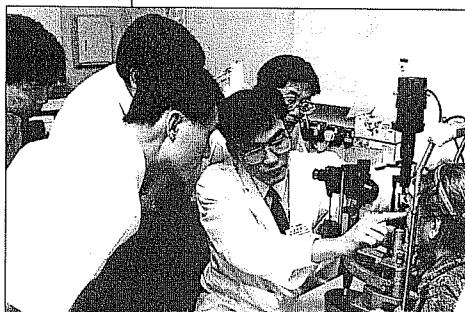
林醫生現時是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系副教授兼威爾斯親王醫院眼科主管。去年剛得到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的榮譽，今年提名參選世界十大傑出青年又憑他的過人之處獲得這項殊榮，為香港增光。眼睛是靈魂之窗，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個重要器官。如果眼睛出了毛病，在這個資訊年代裡簡直陷於困境。林醫生立志要協



林順潮堅信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助有眼疾的病人，並透過先進的科技幫助他們克服一些以前被視為不可能醫治的眼疾。

林醫生認為醫護工作是對人類無私的關懷，求診者對他來說不但是病人，也是朋友。可能就是這個原因，他分別在一九九三和一九九四年被這群《朋友》推選為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最有禮貌醫生》。



林順潮悉心為眼疾患者治療

1935-95



林醫生積極為國內的眼疾患者服務

在治理本港首兩名因配戴隱形眼鏡而感染到變形蟲上眼的病人之餘，林醫生更透過這兩宗病例，提醒市民正確隱形眼鏡護理的方法和重要性。

林醫生堅信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他在一九八九年至九五年間擔任香港眼科學會義務秘書。該會舉辦了不少眼科研討會和修進講座，使同業們的專業水平不斷提高，與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並駕齊驅，好讓市民大眾因此而受惠。

林醫生不但堅守在醫院裡的崗位，更深感預防勝於治療和病向淺中醫的重要。他在工餘籌辦了不少義務驗眼服務，例如《老人護眼》、《幼兒護眼》、《糖尿病護眼》、《高度近視護眼》等活動，造福有需要的人仕。另外，由於醫療科技的進步，很多以前不能醫治的眼疾到現在已經是可以被克服的，因此，林醫生不遺餘力的為香港失明人協會和香港心光盲童學校的會員及學童進行一連串的義務檢查和為有潛力的病者跟進，希望可以幫助他們改善視力；因此而重獲新生的人也不少哩。

同時他亦努力推動眼膜捐贈運動。現在林醫生是香港眼庫及研究基金研究總監、李鴻珙華眼庫義務總監和香港移植學會義務司庫。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比較迷信，對器官捐贈一向有所保留。可是在香港輪候角膜移植手術者眾；有見及此，林醫生不斷解釋捐贈的意義和如何惠及眼患者，希望角膜捐贈更加普遍。

全球有超過百分之廿五的人口患有近視，最新的研究資料顯示後天視力環境因素可能較先天遺傳因素還來得重要。林醫生正致力研究近視的成因，希望發現有效的預防方法，使我們的下一代減少《近視》的煩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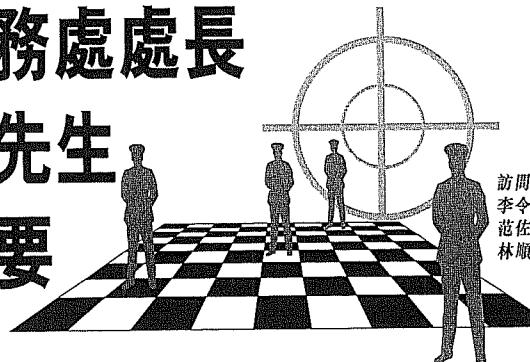
林醫生乃現任國際近視研究基金的顧問、香港盲人輔導會的醫療顧問及大學醫生協會副主席。林醫生除了會在原崗位上精益求精外，更希望能把專業技術、義務工作和服務推廣至國內，好使更多有需要的人受益。



林順潮在前國際青年商會會長余葉展華手上
接過世界傑青的獎項

校友專訪系列之（六）

新任警務處處長 許淇安先生 訪問摘要



訪問：
李今翔（1977年畢業）
范佐浩（1960年畢業）
林順潮（1977年畢業）

問：許處長，可否略述你跟英皇的淵源？

答：我跟英皇的淵源可說極為深厚。事實上，我的父親及兩位兄弟都是英皇校友，我自己於一九五七年入讀英皇，於一九六一年入讀皇仁的港大預科班。

問：為什麼要轉往皇仁讀預科呢？

答：我是讀文科的，而當年英皇卻沒有文科班。因此惟有轉校。

問：對英皇的學校生活，你有什麼感受呢？

答：當年的學制是採取精英制的，想進入英皇讀書並不容易，只有成績最好的學生才能進入英皇讀書，所以身為英皇學生，我當然感到自豪。在學期間我是歌詠團的成員，對各種球類活動都很喜愛，更曾代表英皇排球隊出賽，我的中學生活也可算是多姿多采。

問：英皇的教育對你的事業上的成就可有幫助？

答：當然有！幫助很大。基礎教育對於一個人的事業發展非常重要。雖然後來的努力及深造也很重要，但基礎打得不穩，後來的努力也就事倍功半了。所以我奉勸年青人一定要打好基礎，千萬別忽視中學教育。

問：當年的英皇跟現在的有分別嗎？

答：校舍方面沒有甚麼大分別，最大的分別就是泳池，現在注滿了水，那泳池在我入學時就已有了，但當時卻沒有水，據說十多二十年後泳池才有水，這還是舊生會的功勞呢！



問：請問你何時決定要投身警界的？

答：這全是無心插柳，我從沒想過要投身警界，當年預科畢業時，因為家庭環境不太理想，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和需要找一份工作，剛巧警隊又接受了我的入職申請，所以我於六三年剛從皇仁畢業後便進入警校，在警界服務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

問：可否略述在警隊的經歷？

答：我在學堂完成了六個月的訓練後，得到"Best Recruit Award"及一枝榮譽警棍。畢業後我便被派往灣仔區當見習督察，吸取一些基本的知識及管理的經驗。當時的灣仔區已經是最難做的區域之一了。在見習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令我對警務工作有深刻的理解。在灣仔工作期間，我曾被派往機動部隊（即現在的藍帽子）受訓。機動部隊內分了幾小隊，每隊並沒有指定的看守區域。當有嚴重的事件發生時，機動部隊便會奉命出動。在當時的三支機動部隊中，以我們的一隊最為出色。接著我便被調往政治部工作，我在那裡工作超過了十年。也是我在警隊裡晉升最快的十年。我進入政治部時，還是俗稱「一粒花」的小督察，離開政治部時已位居警司，個多月後更升為高級警司。我離開政治部後不久便任職深水埗指揮官，任期為一九七七年到八零年，其後我便轉往毒品調查科，八二年在那裡升為總警司。當時總警司的人數是相當少的。八四年我再被擢升為監管處的助理處長，八六年轉"Force Training"，負責整個警隊的訓練事務，八八年再

轉往人事部，八九年當上了九龍區總指揮，並升為高級助理警務處長，服務於行動處，九三年升為副處長，九四年升至處長。

問：你認為一個好處長應具備什麼條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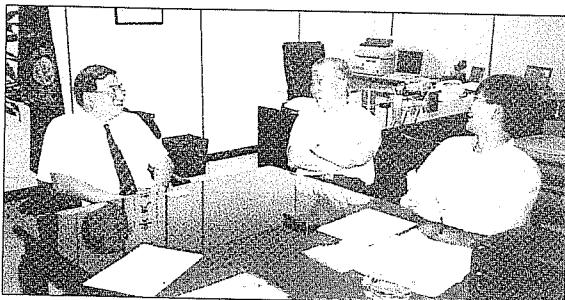
答：現在我還未知道我會不會是一個好處長，不過我會盡力而為的。我認為當一個好處長首先要有人際關係，此外對自己的要求要嚴格，因為自己的行為將會是下屬的榜樣。

問：在警隊三十多年，有什麼重大的事件是令你難忘的？

答：在政治部期間所遇見的事，我當然不能說。但在毒品調查科任職期間曾於筲箕灣避風塘破獲百多公斤的海洛英，當時算是最大的一宗了。最刺激的事發生於八九年，當時我位居九龍指揮官，要擔心的已不是個別問題，而是全盤的策劃，當時真的要不分晝夜地工作。有一次，旺角發生大暴動，更令我難忘。幸好事前我們準備充份，方能將事件迅速平定，否則真的不堪設想。

問：香港的警隊一向以效率高而能幹見稱，原因是什麼呢？

答：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成員質素的提高。警隊不單重視成員的教育水平，在職訓練也極為重要，例如我們跟英國有一個交換計劃，互相調派成員幹實務的工作，以便互相取長補短。除此以外，平均每年都有二十多名官員被派往不同的國家受訓，以我自己為



例，我曾參與四個海外訓練課程，三個在英國，一個在美國，其中一個最長的課程是在八五年間於倫敦皇家國防研究院（Royal College of Defence Studies）所攻讀為期一年的課程。而學生多屬將軍級的官員，授課的導師包括有當時的首相戴卓爾夫人，外相賀維等。除了人才培訓外，我們與世界各地的警隊有著很緊密的聯繫，使我們的警隊能夠吸收各種新的科技及策略。

問：警隊會否因為九七的來臨而要面對一些特別的問題？

答：和大部份香港人一樣，警隊的部份成員也有不安的情緒，特別是七百多名外籍警官。他們對將來的去向及前途都相當關注。因此我也希望於不久的將來能夠得到更清楚的資料。從而使那些外籍警官了解他們將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扮演的角色。我相信一定會有部份外籍警官留在香港。

問：警隊與中方現時的關係如何？

答：警隊與中國的交往近十年才開展，但

發展得相當不錯。大家也可以在行動上互相配合，以最近幾年為例，由於中國大陸的開放，商業罪案的數字也相應增加，因此警隊與中方合作更加的緊密。上一任的處長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功夫，警隊已與中國建立了一個非常良好及密切的關係，而我也會盡力去保持這關係。我會於本月往北京及廣州作訪問，中國方面也派了很多代表團來香港研究我們的巡警制度、科技設施等。除此以外我們與中方也經常舉辦一些研討會，內容多與三合會及商業罪案有關。展望將來，警隊與中方的關係應會越來越好。

問：你本人是對九七的過渡充滿信心？

答：這個當然，如果我對九七的過渡沒有信心，也不會出任處長的職位。

問：換過一個較為輕鬆的話題，可否講述一些你的家庭生活？

答：我有二個兒子：大兒子現年25歲，他在英國完成了碩士課程後便在英國的一家會計師樓工作；小兒子讀書很聰明，在中學會考，他雖然不是狀元，但也取得8A1B的成績，現時在牛津大學讀最後一年的課程。我太太是一位教師。

家庭生活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是我事業上的支柱。不要看我在事業上的專注，便以為我將全部時間精神放在工作上，其實我亦會盡量抽空放在家庭上的。

（轉載自《英皇之聲》）

校友專訪系列之（七）

英皇傑青

陳毓祥 獻身創造香港樂園

方芳（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毓祥與梁振英一同回校主講基本法

 楠祥在他所著的《九七的沉思》一書扉頁上簽名，發覺他竟然寫得一手漂亮的鋼筆字（如今的大學生已鮮有這樣水準的書法）。

陳毓祥莞爾一笑：「我的左手字比這右手字還好看。」

有一雙左右開弓的手

想不到陳毓祥竟是左撇子，「左」了三十二年，直至三十三歲那一年，在英國廣播公司海外廣播部工作，突然感覺左手不能得心應手，才開始全「右傾」，說實在一點，陳毓祥在童年時代已有過人之處，那是他擁有一雙「左右開弓」的手，左手

寫鋼筆字、打球、倒茶；右手則寫毛筆字、罰抄、打算盤、拿筷子……

那隻左手，在學習成長過程中，為他披荆斬棘，過關斬將。升中試考取五年免費中學，就讀英皇書院、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傳播研究），並獲倫敦大學倫敦經濟學院國際政治文憑……

「還有哩，我小學五年級參加英聯邦兒童繪畫比賽得過優異獎，在香港大會堂及世界各地巡迴展覽過；中學的油畫，給校長夫人賞識，以幾十元的價錢買了我的畫，掛在校長室。」陳毓祥的左手有過輝煌一頁，至今最令他不能忘懷的，倒不是那些「學士」、「碩士」名銜，而是他童年時代的童畫，有機會真想高價收購哩！

正因為陳毓祥對「左」與「右」有這樣強烈的觀念，所以，他為宣傳「國際青年年」設計了「踏出青春步」的「左行右企」口號，如今「上落電梯、左行右企、便人利己」的觀念，已深入了民心。

調職電視部如魚得水

記得我為他寫的第一篇訪問是在香港電台的餐廳，當時他還是「八十年代」「面面觀座談會」的主持，物換星移幾度秋，十年後的陳毓祥，已當選了十大傑出青年之一，又是香港電台電視部公共事務組副總監，策劃並主持一系列的時事節目、論壇、座談、研討會，備受矚目。

從陳毓祥的名字，是否可以隨口唸出一串的名稱，如《基本法一二三》、《五分

鐘綠皮書》、《基本法正反合》、《時光錦囊》、《廣播六十年研討會》……過去兩年，香港隨著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而踏進過渡期，本港進入一個劃時代的歷史，陳毓祥適逢其會，從電台調職往電視部，正是如魚得水，成為這時代的鋒芒人物。在他的新作《九七的沉思》中，匯集了他自八五年至八八年期間在各大報章的作品，文章為這兩年的歷史作出啟示和見證。

對傳媒製作滿腔熱誠

言談間，陳毓祥不時流露對電台電視傳媒的滿腔熱誠，港台將在四月獨立了，有線電視又將出籠，在此新形勢下，作為廣播傳媒一分子的他，對未來的展望又是怎樣的呢？

「歷史上每一個新傳媒的出現，舊的傳媒必然受到威脅，但，歷史證明，舊的傳媒必有其存在的價值。未來十年，從大眾影響面來說，我以為必是電視統領一切的，我有幸在香港電台這樣一個擁有電台、電視兩個傳媒合一的機構工作，如我仍能在電視發揮影響和貢獻所長的話，我將不會離開電視。」

浪漫愛情與家國情懷

陳毓祥已有一女一子，太太是幼兒工作者，是某幼稚園的校長。本來，陳毓祥曾公然向林貝聿嘉挑戰，表示要生夠四個的。但，現在奏夠「好」字，便鳴金收兵了。

陳毓祥夫婦的愛情，有浪漫篇，也有家國情懷篇，豐富得很。八零年他們相遇在中文大學的校園道上，八一年便許下諾言，希望雙雙在天安門齊齊跑步，八二年他們

在英國結婚，八四年兩人則從英國坐火車，經西伯利亞鐵路到達北京，實現了跑步於天安門前的諾言，再轉車回港，亦實現了他童年的夢想——乘搭由尖沙咀到倫敦世界最長的火車歷程。

在陳毓祥的著作中，不難被他濃厚關心社會、認識祖國、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所感染。

「我在英國工作兩年，體驗了別人的生活，但我還是住不下去，那裡畢竟是異土，沒有親切感，我七、八歲從汕頭來港，在香港住了卅年，我視香港為家，對香港這地方有一份濃烈的感情，關心生母的安危，與她休戚榮辱與共。」

自感對香港有份責任

陳毓祥不反對別人移民，但他自感對香港有一份責任，能離開的香港人是少數，不能離開的是大多數，他常反問，幾百萬人可以生活，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留下來？

「香港的將來無人可預料，兩年前誰會想到海峽兩岸的形勢會這麼好？無疑，現在有些情況是足以令人拍檻的，但，我們是投身創造理想樂園？還是等理想樂園建成後，回來坐享其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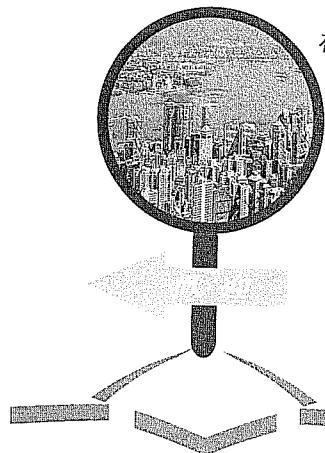
在《九七的沉思》中，陳毓祥有好些令人反思的文章，然而，卻沒有半點灰暗，是熾熱的陽光，洋溢著挑戰，對社會的承擔，和對年輕一代的關心及期望。

〈摘錄自英皇之聲第四期〉
(原文刊載於文匯報)



陳毓祥一家四口於聖誕聯歡會上合照

校友專訪系列之（八）



脈博人物專訪 —— 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

梁銘彥校友

羅世民（1973年畢業）

月二十三日，筆者有幸在范佐浩學長的安排之下，去到尖沙咀東部人民入境事務處的辦事處，訪問「大師兄」——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梁銘彥學長。

筆者與這位身居要職的大師兄，數未謀面。所以，乍間要訪問的對象是政府的高層官員，心中老是想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去講說話，以免觸犯「官威」。

豈料，當梁學長在寬大的辦公室接見筆者，這位日理萬機的師兄，所給筆者的印象，是出奇的親切，雖然，彼此加入英皇書院的家庭，在時空上是有一段距離，

但我倆份屬英皇師兄、弟，交談起來十分投契，彼此間的無形隔閡頓然消失。

從訪問過程中，筆者得知這位大師兄是於一九五六年就讀於英皇母校，於一九六一年畢業，由於當時家庭環境不許可，梁學長沒有機會繼續攻讀大學。且看大師兄



梁銘彥校友

1935-95

目前身居要職，可想到他在基層苦幹，多年來努力不懈的成果，才使他今天肩負重任，成為一個政府重要機關的首長。

據梁學長透露，移民局在六零年代，本是一個小部門，經廿多年來部門的不斷擴張，演進成為今天的組織，學長敘述本港移民局的工作範圍，比海外各國的移民局，更為廣闊。

其工作包括人事資料的登記、註冊，與及在機場、邊界，各海關協助本港及國外人士進出本港，辦理一切有關手續，更要簽發護照，入境證等。所以，目前本港移民局的部門工作量，比海外的同樣部門繁重得多。

面對繁重的工作，移民局與政府其它部門，同樣受到人才流失的打擊，據目前的人材流失的統計，移民局的人才流失：包括退休，提早退休，遷調其它政府部門等因素所導致的流失百分比，是僅次於懲教處的流失率。但移民局在部門的增加人手方面，是有基本的政策和方針，希望從基層訓練人才；並不是胡亂的作出調升及招募，以免影響目前的質素。

梁學長更表示：本港移民局的工作，在一定的程度下，會受海外國家的移民政策的改變而影響本身的工作量。例如台灣當局於年前開放當地人來港經商，本港的移民局便要在短期之內，應付多宗申請來港的入境簽證。此外，國內的經濟開放政策，亦使進出國內的人數增加，而國內旅遊業增長，吸引不少外國旅客，經香港進入大陸，這種種現象，都急劇地加重了移民局的工作量。

被問及楊洋事件，梁學長認為港府的決定是對的，而且是合法的，有關中國方面拒收非法入境者，梁學長表示這個問題將會得到解決，要面對及解決這等繁重的問題，及作出決策，筆者這個小師弟，也覺得眼前這位大師兄，所承受的工作壓力，實在非同小可。

由於工作繁多，及時間上的衝突，雖然梁學長對母校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亦未能抽空回到母校。學長殷切地從筆者口中，問及英皇校友的近況，與及同學會的消息，但願英皇同學會快將找到新會址，好讓梁學長及其它關心母校及同學會的大師兄，可以借助同學會會址，共敘一堂，交流寶貴的人生經驗。

筆者從學長口中，得悉他是「波牛」一名，他在母校唸書時，熱愛籃球運動，以他的高大個子，可知他是一位籃球健將！

梁學長深表遺憾的，就是未能在母校的游泳池暢游一番。筆者可比這位大師兄幸運得多，能夠享用這游泳池，因為在七五、七六年間，母校的泳池曾一度開放，並設有游泳班，指導中一新生習泳。

最後，梁學長亦答應如果時間上許可，會出席同學會的活動及例會等，作為英皇的一份子，關心英皇的精神是可以將學長及各位校友維繫一起的！

〈摘錄自英皇之聲第四期〉

校友專訪系列之（九）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四大名將之一

人事部主管顧其祥 未雨綢繆眼光遠大

（轉載自1996年2月4日新報）



顧其祥，香港滙豐銀行人事部主管。顧其祥，在香港受教育，1968年畢業於英皇書院，在港工作兩年後被公司調往美加工作，十多年後重返香港，任職全港最大銀行的人事管理工作。

對於他的過去，在美加公司工作情形，返港原因及如何處理人與人間之關係等問題，以下會作一探討。



現任滙豐銀行人事部主管
英皇書院68年畢業生顧其祥

雖然工作於一個很理想環境，但他並未就此滿足，相反他一入職便留意四周環境，使他有今天這樣驕人成績。

初加入國泰他發覺已有很多師兄師姊在此，競爭必大，所以便主動申請調職，加上他發覺人事部是一個很有前景的部門，升職機會又高，所以他便開始了他的人事管理生涯。

離開國泰，顧其祥加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工作，在此工作三年，令他畢生難忘的是佳視的開始與關閉事件。

離開無線後，顧其祥便加入NCR，在此工作了十四年，而此十四年的大部分時間皆在美國工作，身在異鄉的他，仍能順利工作且把握每一個機會。

九四年初，滙豐委託獵頭公司在海外物色人事部主管，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和挑戰。而他便是被滙豐物色而又合適的人事部主管，加上子女相繼進入了大學，可以無牽無掛，所以接受挑戰返港，盼再闡一番事業。

滙豐在香港及中國共有一萬三千名員工，但流動率則是過去五年來的最低，他相信去年流動率低是經濟放緩及失業率上升有關，而預期今年中本港經濟慢慢復甦，將會影響勞動力的供求。

在人事部工作了近一年的他，認為在處理人際關係及糾紛上需要耐心和技巧，面對辦公室政治方面，則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態度去應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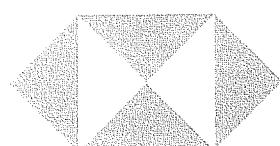
顧其祥與太太去年五月攝於北京

面對工作，自然面對壓力，他的工作哲學是，在心中要經常有長遠的想法，將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預早作出部署，這樣，便可將應付的時間拉長，讓自己有更多時間準備，壓力便可減輕。

他更表示，除了是突發事件之外，勿再給自己任何壓力。

在工作上可謂「順利」，在家庭方面，他便因美加生活而體會到過往以工作第一、家庭第二的想法是錯的，以後他會更珍惜家庭的生活。

所謂知足常樂，過去十多年，顧其祥並無刻意作物質上的追求，一切隨緣，生活過得充實。



英皇書院 九四至九五
北京、內蒙古學習交流考察團徵文比賽冠軍

一封寄給 內蒙古好友的信

繼宇：

你好。今天終於收到你的信，心情實在興奮極了。記得在信箱裡拿出你的信時，看到左上角的來信地址有「內蒙古」三個字，一股既遙遠，卻又特別親切的感覺，在心坎中油然而生。

打開了你的信，彷彿在瞬間回到了草原，嗅到了馬和羊混和著綠草的氣，又像走進了包頭市裡的那所飯店，大伙兒在飯後翩翩起舞。一個能歌擅舞的你，伴著一個笨手笨腳，不知所措的我，又好像看到了你和一群熱情好客的同學……我的思緒簡直不能停下來，想著想著，不禁笑了，不只是臉上的笑，更是心裡滿足的笑容。

在籌備這個學習考察團時，自己根本不敢去想像這次旅程會是怎麼樣子的，心裡只是有使命和責任，一方面盼望和同學一起北上，去多認識我們的祖國，重尋在殖民地教育下而失去的根；另一方面，盼望能確保這次學習考察的順利及各同學的安

全，因為在二千多公里外的地方，一切是很難預計的。幸好，九日的北京、內蒙古之旅得到了各方面的協助，舉行得相當順利。因而，我們一群籌備的同學也能漸漸投入，在旅程裡不斷吸收與學習。

你知道嗎？起初，我還以為內蒙古到處都是大草原，牧民一出門就會跨上馬，在草原奔馳和放羊。到了包頭和呼和浩特市後，才如夢初醒，原來內蒙很多地方早已發展為現代的城市，文化、教育、醫療等，亦發展得不錯。我還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內蒙的桌球室辦得成行成市，而桌球檯往往是擺在室外的，不知是為了節省租金，還是因為室外景色清幽？另外，給當地人跳舞的舞廳為數也眾多，似乎娛樂事業蓬勃，你們的消費力挺不錯哩！

若拿北京與內蒙比較，我較喜歡內蒙，因為那裡一不熱，二不潮濕，三不人多，人還特別熱情。然而，我並非不喜歡北京，面對宏偉的歷史建築，寬闊的天壇大道、夕陽斜照的故宮、連綿不斷的萬里長城

……連長安街也是那樣的筆直、壯闊；這一些都不禁令我神往，深深感受到首都的氣派。可能是第二次踏足北京吧，感覺沒有像踏足內蒙古時的那般新鮮。還記得在內蒙古時的旅遊巴士上，我總愛聚精會神地看看窗外的景色，沿路上有天然的衝溝（特殊的地理現象）、南方少見的動植物和看不到盡頭的陰山。看着陰山巍峨的山勢，我才明白「不教故馬渡陰山」的真義。除了天然的景緻外，我還喜愛內蒙古的田野，路旁有金黃色的油菜花、一片片青綠色的玉米田、果實纍纍的茄子田，還有在冬天種植用的工製「暖瓶」，真可謂見識不少。有時候，我們地理科的金老師會在行車時，向我們講解很多當地的地理現象、氣候、動植物和農作物，邊看邊學，獲益良多，是一次真正的活動教學。

數內蒙古最特別的景點，應該是晌沙灣和大草原，你說對嗎？那天，我們乘車經過濕滑不平的泥路，進入晌沙灣。大伙兒一下車就直往沙丘上奔到達沙丘頂，就在沙地躺下，和這沙漠作最親密的接觸。初次進入沙漠的感覺是難以形容的，有一股要一口氣跑到另一邊盡頭的衝動。當然，我們沒有這般能耐，亦只有在沙漠裡盡情追逐，一起在沙丘上滾下，非常刺激。臨行時，我更裝了一瓶沙以作紀念。和沙漠截然不同的，自然是緣得望不到邊際的大草原。雖然今年的雨水少，草原沒有了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氣勢，但對於一群沒有見過多少世面的小伙子來說，已經是相當滿足了。尤其騎著馬在草原奔馳的那般威風，使我彷彿回到成吉思汗縱橫大漠時的英雄年代，真有點「不到草原非好漢」的體會。

除了到草原和沙漠外，我們還有很多參觀的機會，包括參觀全國知名的內蒙古大學生物系，研究稀有金屬元素開發及應用的稀土研究所，有歷史意義的成吉思汗陵、昭君墓與黃河大橋。

這次考察團，特別著重和你們當地學生的交流。當我們來到包頭市第九中學的時候，你們的熱情歡迎，實在使我們感到受寵若驚。記得你們的創造發明室，裡面滿是同學的精心小發明，有不碎保溫瓶、搗碎茶磚器、萬用衣架等等，令我們看得瞪目結舌，不得不佩服你們的生活小心思及科學天份。那天晚上，你主持的聯歡晚會亦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當晚的節目固然精彩，而我最珍惜的倒是一起交談分享的風采，對民族、國家的深切感情；你們的眼神，更流露出對生命的熱愛與珍惜。有時候，我也會想像和你一起念著，一起接受你信上提及那難忘及辛苦的軍訓，去更深地體驗你的生活。不過，這次旅程已令我很滿足了。

包頭市第九中學，包頭市鐵路第五中學及在飯店裡認識的一群包頭市同學，我都不會忘記。相隔兩千多公里的友誼，真是難能可貴。盼望我倆也能多通信，友誼永固。

祝生活愉快
學業進步

友羅永祥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日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蟬娟

一記六十週年紀念餐舞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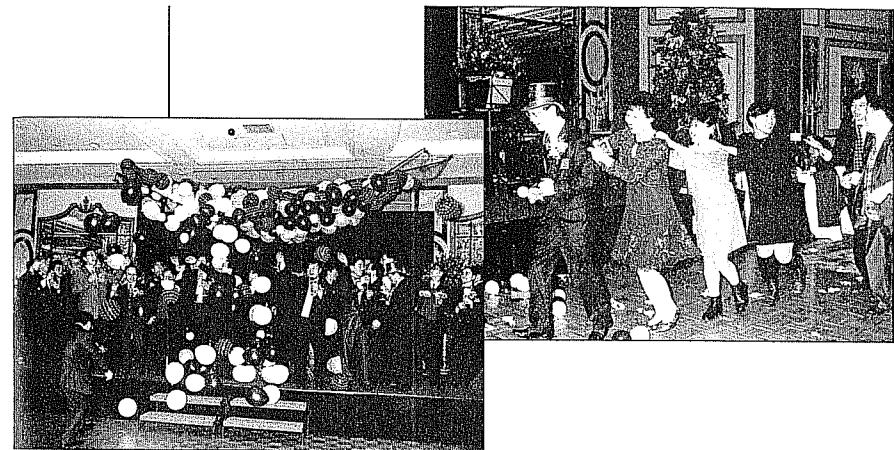
九九五年的大除夕，英皇書院同學會在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舉行了盛大的六十週年紀念餐舞會。

當天晚上，出席的嘉賓、老師和校友濟一堂；計有斐聲國際的鋼琴大師劉詩昆先生、統計處處長何永煊太平紳士（校友）、教育署助理署長何子樑先生（校友）、戰前校友方潤華學長和岑才生學友等約五百人。大家閒話當年，氣氛異常熱鬧。



透過籌委會主席郭子榮校友和吳永順校友的悉心安排，餐舞會的節目精彩絕倫、高潮迭起。首先，一首輕鬆活潑、振奮人心的校歌為大會揭開序幕。繼而由同學會會長蕭錦根校友致詞——一篇鏗鏘有聲，誠意感人的歡迎詞，可謂九五年度的全城代表佳作！

英皇書院既然是公認的名校，校友的實力自然非同凡響。在晚宴時所進行的一場



生動有趣的常識問答比賽，參賽者充份地發揮了名校學生的本色。無論是數理化生、文史地哲等問題，大家都對答如流。英皇書院校友真不愧是文理全材。

晚膳後，餐舞會進入了另一個高潮。當天，大會的主題是「歌劇之夜」。十多位演藝學院音樂系的同學輪流演唱多首悅耳動聽的經典金曲。表演者的歌唱技巧嫋熟、台型十足，贏得大會熱烈的掌聲。

所謂「盡興乎來」，鋼琴大師劉詩昆先生也來湊個高興，即席為大會演繹英皇書院校歌和數首名曲。在場一片喝采聲中，大師還自動請纓，為大會司儀陳佩珊校友的朗誦伴奏。一首纏綿動人的水調歌頭（蘇東坡）和一首氣勢豪邁的滾滾長江東逝水（羅貫中），給大家帶來了小小的驚喜。

隨著時間分秒地過去，餐舞會再現一個高潮。大會由司儀林超英校友（現任天文

台助理台長）帶領之下，以最準確的時間進行倒數，迎接新一年的來臨。這是一個甲子的結束，也是另一個甲子的開始！

歡樂的氣氛總是不能夠停頓下來。抽獎遊戲以後，剛獲得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振英校友主動走到台上，就一九九七年後英皇書院應否更改名字的問題發表了意見。大會司儀索性即場進行了一次小小的民意測驗。調查結果顯示：似乎大家都願意保存英皇書院校友這份榮譽呢！

雖然六十週年紀念餐舞會已經曲終人散，但是當晚的美好回憶，相信校友們還是津津樂道！

<英皇書院六十週年紀念餐舞會
籌委會供稿>

同學會

上海遊

陳達之（1969年畢業）
寫於1994年7月24日

同學會本年一項較為重要的活動，就是於六月中完成的上海旅遊訪問。這次旅遊的成功，實有賴梁振英同學的協助安排，使整個行程非常充實豐富，令同學們能盡興之餘，更可以對我國這個最繁華的城市加深了解和認識。

筆者以前雖曾多次踏足上海，但這次上海之行好像給我一種全新的感覺，對上海的發展充滿著希望和信心。

上海現時商廈林立，興建了很多設備完善的新酒店、高級的住宅和別墅，市面一片繁華興旺。不過仍保留著舊上海的氣派和特色。基建方面，第一段的地鐵工程，外灘一帶的道路拓展，宏偉的南浦及洋浦大橋等項目都已完成通車。浦東方面的發展更進行得如火如荼，相信十多年後的上海，將可成為亞洲區的另一大都會。

筆者受託於會報總編林順潮同學寫一篇上海遊的文章，看來上述簡單介紹仍未能「交差」，下面只好將這次旅遊訪問的行

程及趣事作一精要敘述，使未能參加的同學們都能分享我們的樂趣。

我們一行約三十人於六月十一日下午六時半飛抵上海虹桥國際機場，後於七時半到達下榻的楊子江酒店，迎接我們的是梁振英的一位張姓同學和一位姓侯的導遊小姐。取房後隨即驅車前往位於外灘的和平飯店吃晚飯。外灘是舊上海租界的心臟，從前上海匯豐銀行的典型舊建築也是設於此地。著名的黃浦灘也就是指這裡了。現在上海市政府，每逢星期六晚上都會用彩色射燈把外灘上宏偉的舊建築物照得氣勢磅礴，讓遊人回味一下黃浦灘頭繁華的景象。可惜我們來遲一步，射燈於九時正已經關掉。未能欣賞外灘的亮燈晚景，成為了此行的一個遺憾。和平飯店那頓飯非常昂貴，但和平廳內的典雅氣派，我想還是值得一去的。飯後我們還到和平飯店內非常有名的老爵士樂酒吧，欣賞懷舊音樂及親身體驗酒吧內的歡樂氣氛，直至十二時半後才坐車回酒店休息。

第二天早晨，同學們到酒店餐廳吃早餐。突然燈光熄滅，餐廳內一片漆黑，原來是酒店停電！服務員立刻替我們點上蠟燭照明。燭光晚餐很多人都試過，但我們這群「幸運兒」卻體驗了獨特的燭光早餐。早餐後我們乘車前往青浦縣大觀園遊覽。在園內梁柏溝同學將他的演戲天才發揮得淋漓盡致，穿龍袍，坐龍椅，過其扮皇帝之癮。後來更潛入林黛玉的閨房扮偷香客，同學們都服了他。下午我們前往一間真絲服裝公司參觀。公司內設有時裝表演以娛嘉賓。同學們在欣賞時裝表演之餘，對模特兒的表演更是評頭品足。其中有一兩位模特兒質素之高，更贏得大家讚不絕口。其後我們到淮海路購物遊覽，淮海路就是從前的霞飛路，經時代的洗禮後，兩旁的商店都裝修得美侖美奐，一點不比香港遜色。晚飯於華亭伊勢丹的淮香樓，這個酒

家由新世界集團經營，做得很不錯。飯後我們在八樓還包了一間可容納二十多人的卡拉OK房，大展歌喉，盡興而回。

第三天是我們整個行程的重頭戲，就是要到浦東陸家咀金融貿易開發區舉行座談會及實地考察。在去陸家咀途中，我們嘗到上海嚴重塞車之苦，令我們遲到了一小時多。到達陸家咀金融貿易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時，由他們的總經理王安德先生親自接待，並主持了座談會及解答同學們的有關問題，使我們得益不少，並對上海浦東發展的情況加深了解。王先生的學識才幹，氣度修養，更令我們印象難忘，衷心佩服。其後我們還去參觀發展中的地盤，外高橋保稅區及長江港口，實在是大開眼界。黃昏時回到外灘。同學們都十分欣賞外灘的風景，有點像身處在歐洲，疑幻疑



同學會一行數十人攝於著名的和平飯店

1935 - 95

真的。晚飯於舊錦江飯店北樓，原來林順潮同學也約了他的好友高志森導演夫婦在那裡聚舊。異地重逢，真是難得。飯後一行人前去南京路觀光，我們都被那五光十色，閃耀生輝的夜景所吸引。就在這時，發生了一段驚險的小插曲。在逛街途中，簡浩秋同學的太太突然扭傷左腳，幸好在團中，有骨科顧問余丞祖同學。經檢查後，認為沒有大礙，不過余醫生建議簡太太乘車回酒店休息。其餘團友繼續遊玩。直到深夜十一時許，大夥兒回酒店後，黃元亨同學卻發覺簡浩秋和太太不知所蹤。到酒店櫃檯查詢也茫無頭緒。大家在房間內急得像鍋上的螞蟻樣，正考慮是否要找公安協助的時候，在大堂等候的黃元亨同學就來電說：簡浩秋夫婦無恙歸來了。原來簡同學愛妻情切，送太太到醫院檢查去了，所以延誤了回程。幸好簡太太復元得很快，也不枉簡同學和大家為她的一場奔波。真是虛驚一場。

到了最後一天行程，仍是緊密精彩，令人回味無窮。早上我們訪問了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並在那裡舉行了座談會。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姓許的女工程師，她負責飛機工程，也是一位項目經理。許女士給我們介紹開發區裡的投資情況及環境，也解答了我們的有關問題，使我們知道目前上海有關高科技方面的外國投資和合作情況。訪問完後，我們相約在徐家匯的一座

商廈裡吃午飯。午飯前的空檔時間，我和哥哥及余醫生等幾個人趁機到徐家匯區的地鐵站內溜逛，猛然發現裡面原來是一條長長的地下街。我們要走了二十分鐘才從盡頭的一個出口走出路面。當我們沿著馬路走向集合地點時也給我們發現了一座宏大美觀的天主教堂，查看之下原來這就是座落上海徐家匯全遠東最大的教堂。哥哥及余醫生還在裡面買了一些紀念品哩。午餐後我們去了上海著名的旅遊點「豫園」。記得當年英女皇訪問上海時也來這裡遊覽的哩。內裡的庭園迴廊，實在值得一看！直至下午四時我們才盡興離開。

去機場途中，我們向導遊小姐致謝，另外還要求她為我們高歌一曲，最後侯小姐選唱了一首「一人有一個夢想」來結束這個難忘的旅程。其實每個人心裡都會有個夢想。筆者不但祝福同學們的夢想都能早日實現；也冀望心中的中國夢能夠早日出現。我盼望中國能自由開放、教育普及、法制健全、治安良好、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上海可能就是這個夢的開始吧。

（摘錄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英皇之聲）

英皇書院 出人才

陳毓祥（1969年畢業）

九 三年的除夕晚上，英皇書院同學會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週年聚餐，出席的歷屆校友，非常踴躍。

同學會還以天大面子邀請得口琴大師梁日昭先生兄妹和國際級鋼琴大師劉詩昆伉儷擔任晚宴嘉賓。梁老師為與會人士演出精彩樂曲多首；劉詩昆先生彈奏多首名曲，令嘉賓和校友們都陶醉在美妙的琴韻中。

英皇書院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官立名校，素有「紅磚屋」之稱，雖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的蹂躪，卻一直屹立不倒。英皇書院人才輩出，數十年來，為香港培育了大批精英，早期的有曾任按察司，亦是現時香港特區預委會副主任的李福善大法官，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兼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馬臨教授，報界前輩、香港《華僑日報》社長岑才生、前立法局議員方心讓醫生、地產界名人方潤華先生和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漢華中學校監黃建立。五、六十代畢業生中包括有經濟司蕭炳柱、人民入境事務處長梁銘彥、香港《經濟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馮紹波、副警務處長許淇安和高級助理警務處長黃燦光、音樂製作人梁柏濤、金融證券界權威人士許沂光、浸會學院講師曾澍基博士、理工學院講師陳文鴻博士、前商業電台著名唱片騎師湯正川和在商界冒出頭來的張念慈和廣告界名人潘啟迪，兩位與我正好都

是在六九年同一屆畢業的。至於同學會的歷任會長亦是絕非等閑之輩，他們有曾任立法局議員楊少初律師、廣東省人大代表陳子鈞大律師、為研究香港古蹟文物出過不少力的關禮雄博士、紐約人壽保險香港區總裁梁安福及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現在是特區預委會政務小組組長的梁振英，而上屆會長則是聯合交易所理事、曾任香港獅子會總會會長范佐浩。去年因發現隱形眼鏡片導致眼珠出現變形蟲而頻頻在媒介上曝光的林順潮醫生，亦是「英皇仔」呢！他是八十年代的畢業生。

歷年來，英皇書院培育唸醫科的醫生特別多。由於英皇書院預科班每年均收取少量成績優異的女生，故此英皇舊生中，亦有不少女中豪傑，如曾獲十大傑出青年名銜的廣播界名人盧業瑂，當晚的司儀邱歡智和今屆週年聚餐籌委之一的陳佩珊，兩位都是香港政府出色的高級年輕公務員。英皇人才濟濟，不能盡錄。校友中因「九七」而移民的並不多，大概是官立學校學生，大部分都是來自中下家庭，普遍校友均對香港懷有深厚感情。他們是未來「港人治港」的人才。作為英皇書院校友，我期望母校能為九七後的香港，再出更多的人才。

（轉載自1994年1月9日文匯報）



雙喜臨門

鄭建生（中七）

本年，對每一位曾經在英皇書院受教育的師兄師姐們，和現正在無花果樹下成長中的師弟師妹們，可以說是意義重大了，而對英皇書院來說，更可謂雙喜臨門了，因為本年是英皇書院創立七十週年，也是英皇書院同學會成立六十週年。這確實是令人振奮的事。

回首英皇書院自創立至今，歷盡不少滄桑的日子，近年在公開試成績上，更略遜



同學會執委參加母校家長教師會
在學校禮堂舉行的宴會合照

小行星命名方潤華星

本刊記者



前校友方潤華先生是香港協成集團公司董事長，方樹福基金及方潤華基金主席。多年來，他繼承和發揚方氏家族優良傳統，積德行善，為中港兩地的教育事業、科學事業，為老年人的福利和兒童健康的慈善事業，表現出愛國愛港的精神，慷慨解囊，博施廣濟，造福市民，深受人們的愛戴和稱讚。

鑑於方先生的光輝業蹟，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於1994年7月把國際星(5198)

號小行星命
名為「方潤
華星」。

(5198) 方潤華星是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於1975年1月16日在獅子星發現的。1992年5月國際小行星中心給予第5198號的國際永久星號，並確認紫金山天文台的發現命名權。

現時由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以當代知名人士名字命名的11顆小行星均已榮獲國際命名，永載天文史冊。方潤華先生是四位榮獲命名的香港知名人士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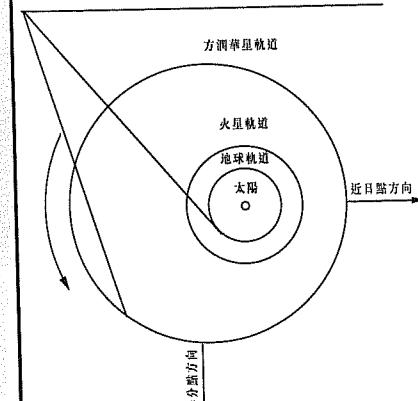
(5198) 方潤華星沿著一個橢圓軌道繞日運行，它與太陽的平均距離為4億6仟6百萬公里，在軌道上的平均運行速度為每日146萬公里，繞太陽一周需5.48年。由於

(5198) 號小行星和我們地球同時都在以不同的速度繞日運行，因此這顆小行星到地球的距離是不斷變化的，有時離得遠，有時離得近，最遠可達6億9仟多萬公里，最近時只有2億4仟萬公里。

在小行星上面保存太陽系形成期的最原始物質，並蘊藏著珍貴的礦物資源，是將來人類開發宇宙資源的理想對象。(5198) 方潤華星中含有哪些寶貴的礦藏，要解開其中之奧秘，有待來日繼續去探測研究。

(5198) 方潤華星軌道示意圖

1994年8月11日地球和方潤華星在各自軌道上的位置。這時方潤華星到地球的距離為3億7千2百萬公里。



(5198) 方潤華星
到太陽的平均距離為4億6仟6百萬公里8.84年。
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1975年1月16日發現於獅子星座。

薪火相傳

徐志強（校友）

本文題目叫「薪火相傳」，討論的重點正是「相傳」。究竟我們要「相傳」些什麼呢？

要相傳的正是一股團體精神——一股以英皇書院為中心的團體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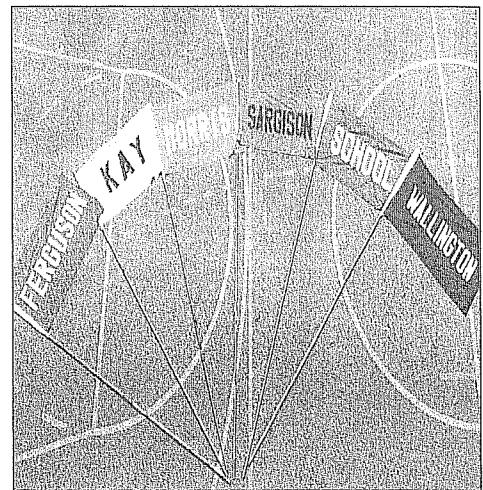
從前，我們很多舊生都稱呼這股團體精神為「英皇精神」。不過，現在於各位同學之間，不知道還有沒有這種說法呢？記得當我還是唸初中的時候，在陸運會、水運會、社際球賽或校際比賽中，都會聲嘶力竭地替同學打氣。當時，我也不知為了什麼原因。後來，我才明白到這是「英皇精神」的表現。

又一次，學校舉行開放日，之後緊接着一個同樂遊藝會，自己和一班同學辛苦地完成了開放日後，便立即參予遊藝會的籌備工作。在不斷努力籌備這兩個學校的重要節目中，全然不覺得疲倦，但當節目結束後，回到家裡一躺下來，身上的每根骨頭也像快要跌下來般酸痛。當時，我也不

知道自己為了什麼這樣拼搏。後來才明白，群策群力就是「英皇精神」的表現。

還有一次，放學的時候，在學校園圃裡，看見一位老師在細心地整理花木，把圓圃的小石子小心地掘出來，然後一袋袋包好準備送走。問談之下，發覺原來她為了要使植物的根能鑽深入泥裡，便要不厭其煩地把整個花圃埋在泥裡的小石子掘出來，而她這個習慣已維持了二年。在我來看，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但這位老師似乎已急不及待要向我介紹那些已長出花朵的植物品種和名稱，臉上還流露著一種無限喜悅的神采。她那種溫暖和藹的笑容，以及她那句說話：「這樣校園會好看一些！」，到現在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那時候，我便體會到，「英皇精神」就是這種筆墨難以形容的歸屬感和親切感。

畢業後，我和老師們閒聊，提議學校邀請一些大學學者為同學演講，以擴闊同學們的眼界和胸襟。怎料一拍即合，老師們立即展開籌備工作。當我回到母校參予



次研討會時，感到大家的求學態度誠懇，發問的內容層次分明，隱隱然有大將風範，心裡實在欣喜不已！更甚者當我發覺其中一位師弟，因為講者的精彩論辯喜極而泣時（老實說，我也不敢相信，竟真的有人為了學到了前所未聞的學問喜極而泣！但這的確是千真萬確！），我突然領悟到自己在問談問向老師作出的提議的重要性。心想：自己都已畢業多年，怎麼竟會為小師弟喜極而泣而感觸良多呢？我怎樣也找不到更適當的理由，最後便只有歸因於「英皇精神」——一種努力不懈、不怠不倦的學習精神。

記得當年在籌備組織英皇書院學生會的時候（今年都已經是第五屆了！），我經常和學生會籌委會的師弟妹聊天，提到一個撒種的比喻，相信可以具體表現出「薪火相傳」的含意。我們作為高年級學生，

甚至畢業舊生，都會影響到低年級的同學們。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在學界的表現，在處理社會事務的態度，嚴謹認真與否，努力拼搏與否，都會直接印入低班師弟們的腦海中。就好像種田一樣，今天撒的種，成果並不會立即顯現出來；但將來當果實結成時，便又完成了一代的傳承過程。

我們昔日對母校表現出的一份歸屬感，一份香火之情，你們今天都看到了，知道了，體會到了。而你們明天會否表現出這份歸屬感，這份香火情懷呢？那便決定了薪火是否可以一直相傳下去了！我熱切期待將來回到母校，還會有人提起「英皇精神」，以英皇書院為榮，以英皇書院為傲。

1995年11月12日

時間囊的 變與不 變

劉永強（1975年畢業）
時間囊掌管人

一個如常的早上，正埋首於辦公室的工作，忽然收到母校英皇書院一名中五同學來電，為英皇書院同學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向我查詢時間囊的有關資料，放下電話後，腦袋又再被工作上的煩絮佔據了。

午饭時間，趕忙拿出時間囊的存案重溫，猛然回首，原來已是近十年前的往事了，細看檔案中的會議記錄、介紹序言、掌管人委任狀、設計圖、報章剪貼等，當日時間囊的醞釀、籌辦、產生及完成，一幕一幕地在腦海中再浮現。

記得在一次同學會委員會會議中，梁振英學長提出籌辦時間囊作為慶祝同學會成立五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不得不佩服學長的創見，這個既是香港學界史無前例的計劃，亦是承先啟後寓教育於歷史的創舉，一方面能追念同學會五十年的過去，另一方面亦期待著同學會另一個更光輝的五十年，當然是得到全體委員的一致大力支持。

接下來是更重要的細緻構思及策劃，經各學長於多次會議抒發高見，集思廣益，決定製成不銹鋼圓桶形直空時間囊，內藏富紀念性及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物，埋放於母校的校園下，訂明在同學會創立百週年紀念時開啟，作為歷史的見證及紀念。

藏於時間囊中的文物，亦是經過各學長的深思熟慮，令其更具代表性和歷史意義，其中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時間囊本身的介紹序言、醞釀籌辦的有關存案；第二類是同學會本身的資料，如憲章、登記證書等；第三類是母校的資料如校歌、校呔等；第四類是香港報章及社會時事的重要文件，其中當然有不可缺少的中英聯合聲明。

整個過程中，最能深刻體驗的是那一份群策群力的英皇精神，劉家駿及曾正麟學長細心設計的時間囊結構及安排放置工程，當日同學會慶祝金禧委員會聯合主席范佐浩及張杰光學長及同學會會長關禮雄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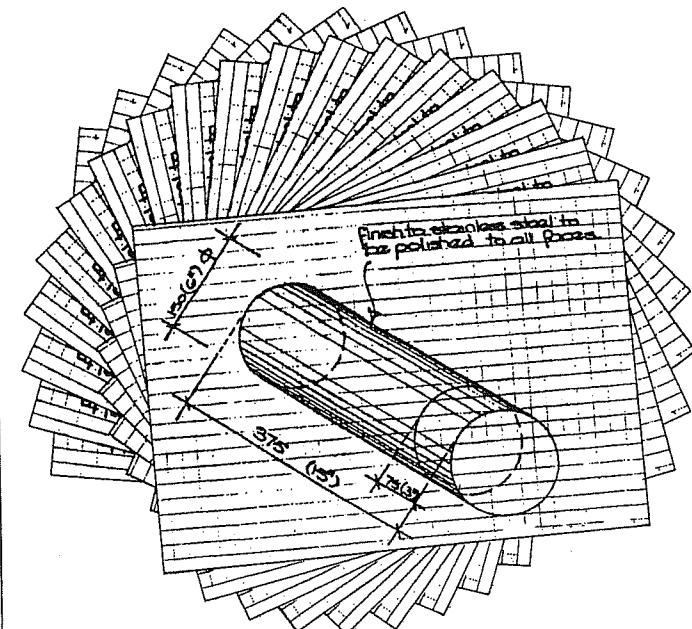
的悉心策劃統籌，朱家輝校長的傾力協助，實不能盡錄。

既驚且喜的是，我這個同學會中的小學弟，竟被推舉為時間囊的掌管人，授命於二零三五年七月五日，同學會創立百週年紀念時開啟時間囊，這全因我是當年同學會委員會中最年輕的委員，想是最有機會於二零三五年完成任務了。從關禮雄會長手中接過委任狀後，深知任重道遠，唯有好好保重身體，望能不負所託，完成屆時開啟時間囊的使命。

還記得放置時間囊於母校校園那日，當時的梁文健教育署長亦出席主持了簡單而

隆重的儀式，並認為時間囊在二零三五年開啟時，可作為香港能否保持五十年不變的見證。

感慨時光飛逝，十年人事幾番新，梁振英及范佐浩學長已分別擔任及離任同學會的會長，關禮雄博士及朱家輝先生亦分別離開同學會會長及母校校長的崗位，可幸今天那份英皇精神仍如時間囊中文物一般的不變，各學友仍一如往昔的不計回報盡心盡力地為同學會努力，但願於時間囊開啟時，大家亦確能見證到香港的五十年不變及同學會更輝煌的明天。



1935-95

60

憶敬愛的 梁鳳岐老師



何達標（1938年畢業）

與最敬愛的梁鳳岐老師不相見年餘了，老師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市，他那慈祥的笑容，侃侃而談的風範，至今一直沒有忘懷。不料三月卅一日，突然得到老師家人的通知，說老師已於三十日辭世，不禁悲從中來。梁鳳岐老師是我在羅富國教育學院接受專業訓練時期，最敬愛的老師。「萬兩黃金容易得，世間賢師最難求」，在芸芸的師表當中，在道德、學問兩方面，使學生心悅誠服的著實不多，因此更覺得梁老師的難能可貴。對梁老師，我是衷心地敬佩、服從的。

從一九四零年接受梁老師教導至今，快五十年了。我從老師身上獲得極好的啟發與薰陶。他真不愧為香港現代一位傑出的教育界名宿，深受全港教育工作者愛戴的教育家。

在家庭裡，梁老師是一位慈父。他對待兒女，一直用慈祥的愛來培育，我從未見過他發脾氣。如今。他那七位兒女都已經長成，分別成為香港知名的醫學專家、資深的醫務人員、教育工作者，一門俊傑，蘭桂騰芳，老懷堪慰。「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梁老師的家庭是美滿的，幸福的。記得抗戰勝利後，復員回港，梁老師一家九口，就住在銅鑼灣的舊居裡，生活相當清苦，幸得梁師母克勤克儉，主持中饋，終於教育兒女成才。

梁老師早年在香港大學文學院和教育學院畢業後，就一直任教於英皇書院，三九至四一年兼任羅富國教育學院地理科講師，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為止。對待教育事業，梁老師把全副精神都用上了。我們每次上老師的課，我們都獲得簡明扼要而切實有用的知識，還認識到有用的模型和看到精彩的圖片。同學們都被老師親切的、慈祥的態度，認真嚴肅的教育精神所感動。我們被派出去當實習教師，班裡的同學三五成群地跑到灣仔軒尼詩道梁老師家裡借參考書、圖片和其他種種教具，老師從未令大家失望，只是非常耐心地給同學們幫助。我們做老師的要培養和發揚的專業精神，敬業與樂業，老師給我們最好的榜樣。這種精神，確是我遠遠不及，應該不斷地努力學習的。我從事教育工作快五十年，能夠始終堅持不懈、戰戰兢兢，沒有重大的阻越，都是從梁老師汲取無窮

的力量。他不愧為我們後輩的典範。不用說，誰要遇上這樣的老師，該是多麼幸福，而我只是他畢生教育過、提攜過、關懷過、愛護過無數學生中的一個。

戰後，梁老師先後擔任嘉道理小學校長、教育司秘書、英皇書院校長、高級督學和副教育司。他接掌英皇書院，由一九五四年秋季至五七年春天，我，作為他的學生，有機會追隨他從事教育工作，可說是我的幸運。我從此更學到老師勤懃、謹慎的處事原則。梁老師是英皇書院創校六十多年來，第一位華人校長。我在該校服務二十五年，教學工作雖然繁重，但是，無可否認，最愉快的便是追隨梁老師這一段日子。全校教師和職工，在梁老師領導下，衷誠合作、工作愉快、氣氛融洽。有一回，教育當局召見我，問我當不當小學校長，當不當副督學或教育學院講師，我都逐一表示敬謝不敏，我願意在英皇書院

一直追隨梁老師，因為老師對教育事業無限忠誠，用高度的真誠對待同事，深受眾人愛戴。

梁老師不但是個傑出的教育家，同時也是個難能可貴的社會活動家。在他榮休之前，他當過香港政府華員會會長；創辦香港政府華員會建屋合作社，當了好幾屆主席；向港府請求撥地、貸款，先後達成了寶華園、漆咸園和藹寧園，為數百個香港政府公務員家庭，解決了嚴重的居住問題。在這項長期的、義務的工作中，梁老師竭盡心力。憑著他高度耐心和堅忍不拔的精神，梁老師終於逐步把建屋計劃完成。三十多年來，這三區好幾百個公務員家庭，有個較為清靜的居所，梁老師居功至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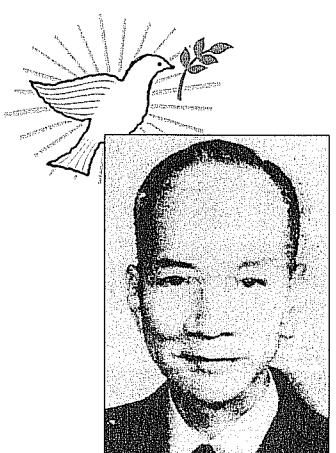
梁老師治家以「慈」、教學以「誠」、處事以「忍」，永遠是我們後輩光輝的典範。

梁老師在六十年代的榮休，以八十五高齡逝世，他那晚年生活是幸福的。四月三日，梁老師的喪禮在溫哥華舉行，我，作為他的學生，未能趕得及前去執绋，這是最大的遺憾。雲山渺渺，蒼海茫茫，我只能虔心香一柱，遙祭老師在天之靈，默禱老師安息：

先生善誘循循，教澤仁風，足以垂後學；

小子臨深履薄，風與夜寐，常恐餽賢師！

敬愛的梁老師，願你好好地安息！



曾於1954-57年任英皇書院校長的
已故梁鳳岐老師

(摘錄自英皇之聲第四期)

誠

何國雄（1964年畢業）

校三十年，期間遇到的英皇校友真不少。由於誼屬校友這重關係，往往雙方初相識便談得很投契，這大概便是校歌中所說的“Nothing shall our friendship sever”吧。奇怪的是，縱使因對象不同致交談的內容千差萬別，有一點定必提到的，便是「老郭」，即曾經長期在英皇書院任教中文的郭全本老師。最常聽到的包括：「那麼，你一定上過郭老師的課」；「你應該認識老郭吧」；「真可惜，那時老郭已退休了」；諸如此類。最近，一位年紀輕得堪為我子的校友更問我「老郭」是個怎樣的人。老郭已成為英皇書院歷史一個重要部份，這是毋庸置疑的了。歷年來在英皇執教鞭的名師所在多有，於一眾學生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卻寥寥無幾。而在那個揚英抑中的年代，任教低年級中文的郭老師竟然眾望所歸，昂然獨領風騷，豈非異數？到底郭老師有甚麼能耐，得獲此殊榮？這個問題，我思之有年，不敢說已找到了答案，但見解倒有一些。現在把它寫出來，看看大家可有同感。

為了探索這問題，每當校友提起「老郭」時，我多會向其請教郭老師給他們留下

如斯難忘印象的原因。校友們的標準答案往往是作出會心的一笑，一派「我知你也知，那還用問」的神情，令人有點莫測高深。在同意郭老師跟其他老師大異其趣之餘，校友們卻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雖然如此，從這堆像霧又像花的回應中，仍不難理出一項共同的見解，那便是郭老師的誠。

誠，不是說郭老師有否扯謊，這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誠，是說郭老師對教學全情投入的執著。他上課準時，下課例迴，備課充足，講解有方，從不欺場。他評改作業一絲不苟，連標點符號也作仇人般看待，絕不放過，這比起在堂上大言炎炎，亂發牢騷，每年作文兩篇但從不批閱派回，將「美人名馬」釋為「姓馬的美人」的中文老師，何啻霄壤？郭老師一貫鼓勵學生提問，不擺老師架子，俯就學生的水平，用研討交流的方式向學生闡釋問題的要旨，反覆論說，援例相輔，讓學生易於接受、便於接受、樂於接受。他的課外資料豐富，筆記精當。郭老師本身對事物的獨特見解甚多，其中不乏一針見血之議論。可惜當

應，並於唔上以工整的蠅頭小楷告訴況，表心意，關懷情滿紙，濃得化不開。在街上遇見他，打過招呼，即可再聆教益，了無隔閡。分別了十年、廿年，郭老師還是滿腦子學生的名字和他們在校內的「威水」事蹟。倘非真心關切學生，曷克臻此？

誠然，郭老師並非完人。在我受業那個年代，校政由西人執掌，不少高級教席也由西人出任，校內的殖民地氣息很重。學生拒唱英國國歌的大事，即發生於當年。可以想像得到任教中文而本身對英文認識不深的郭老師，那時遭遇的困難有多大。就拿小事一樁來說吧。我清楚記得，每逢有校工拿著滿紙蟹行文字的通告按班讓老師照本宣科時，都是郭老師為難的一刻。我不明白，為甚麼不可以讓該班稍後由其他老師上課時始行宣讀通告呢？據多年後了解，那階段的郭老師工作得很不順心，難怪情緒有時波動得很大。委屈之情，以他的修養還是未能全掩，人也變得過敏起來，對稍有問題的學生，語氣是出乎意料的重。但憑著他不減的誠意，「受訓」的學生相信還是真心領受的居多。

郭老師的誠還見於其對學生操行的關注。他啟迪學生的襟懷，淬勵學生的品格，既殷且渥。他很看重課室的秩序，絕不容許堂上嬉鬧，即使課後他也要求學生循規蹈矩。遇有初犯的，他會苦口婆心，採忠告而善導之的方法去教勸，將學生拉回正軌。怙惡不悛的（其實英皇學生中這類份子極少），他會聲色俱厲地嚴予申斥，不稍寬貸，我想，這方面是他「不見容」

於一小撮出
軌學生的
原因。



曾在英皇書院任教達四分之一世紀的郭全本老師

向郭全本老師致敬！

「二百一十六小時 之完全體驗」

譚子群 中七丁

小時候，看過了金庸名著《射鵰英雄傳》，自此，我便被內裡所描述的大漠風情、射鵰英姿所深深吸引住了。從那時起，我便有了個夢想：終有一日，我要親眼一睹大漠風光！騎馬、挽弓、射箭……

終於，在我十八歲的那年——這個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我的夢想實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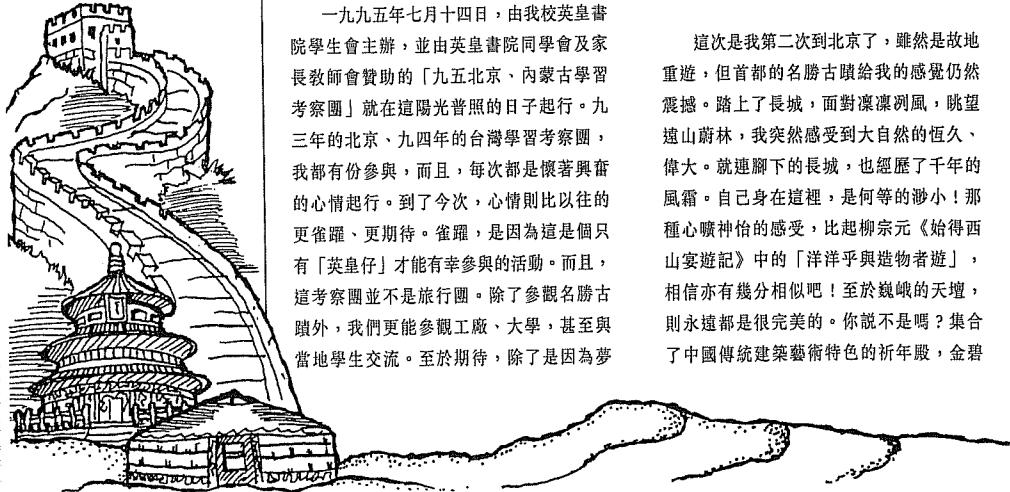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由我校英皇書院學生會主辦，並由英皇書院同學會及家長教師會贊助的「九五北京、內蒙古學習考察團」就在這陽光普照的日子起行。九三年的北京、九四年的台灣學習考察團，我都有份參與，而且，每次都是懷著興奮的心情起行。到了今次，心情則比以往的更雀躍、更期待。雀躍，是因為這是個只有「英皇仔」才能有幸參與的活動。而且，這考察團並不是旅行團。除了參觀名勝古蹟外，我們更能參觀工廠、大學，甚至與當地學生交流。至於期待，除了是因為夢

想能夠實現之外，能夠體驗一下九日完完全全的群體生活，亦是我盼望已久。所以說，怎叫我不雀躍，不興奮？

七月十四日的早上，一行四十多人，同一款式的圓衫，同一真誠的笑容，拍過團體相後，我們便浩浩蕩蕩的進入機場閘口。

飛機越過鯉魚門，直接向我們第一個目的地——北京進發。

這次是我第二次到北京了，雖然是故地重遊，但首都的名勝古蹟給我的感覺仍然震撼。踏上了長城，面對凜凜冽風，眺望遠山蔚林，我突然感受到大自然的恆久、偉大。就連腳下的長城，也經歷了千年的風霜。自己身在這裡，是何等的渺小！那種心曠神怡的感受，比起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中的「洋洋乎與造物者遊」，相信亦有幾分相似吧！至於巍峨的天壇，則永遠都是很完美的。你說不是嗎？集合了中國傳統建築藝術特色的祈年殿，金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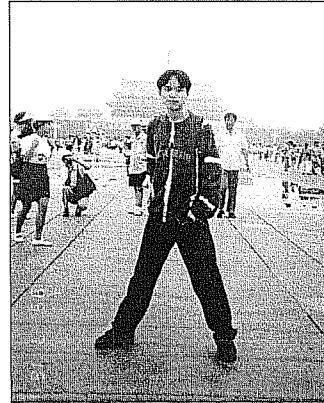
1935 - 95

輝煌，「圓」美無暇，實是拍「沙龍」的絕妙地方。在通往祈年殿的「天壇大道」上，大家的步伐都慢了下來——走在大道中間的凸地上，扮著以往的皇帝，幻想著後面有百官跟從，往祈年殿去祭天哩！

除了長城、天壇以外，我們當然亦有參觀故宮、天安門廣場等世界聞名的地方。我還記得，是第三天的早上——不，是凌晨三時，一行四十多人便要離開睡窩，向天安門廣場進發，以求一睹升國旗儀式。雖然最終我們還是來遲了，但清晨的天安門廣場，在一列街燈映照下，廣闊無比，旁邊的建築物巍峨宏偉，再加上那氣勢聳然的天安門，間得可作為飛機跑道的長安大街，當然，還有廣場中間那一柱擎天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此情此景，大家雖然都可能在電視上見過，但親身到來的感受：震撼、舒服、難忘，又怎能在熒幕上感受到？

在北京，我們每晚都趁著這段自由時間出來「活動」。當我們漫步北京街道時，一面觀賞周圍的事物，一面唱著流行的廣東歌曲，使得周圍的北京市民都以奇異的眼光望著我們！除了逛街，我們亦乘過北京計程車，亦到過著名的東華街夜





的同學都叫了起來。這次體驗，相信一世也不會忘記！

庫布其大沙漠——這次考察團的重點遊覽地方，亦終於在第六日與我們見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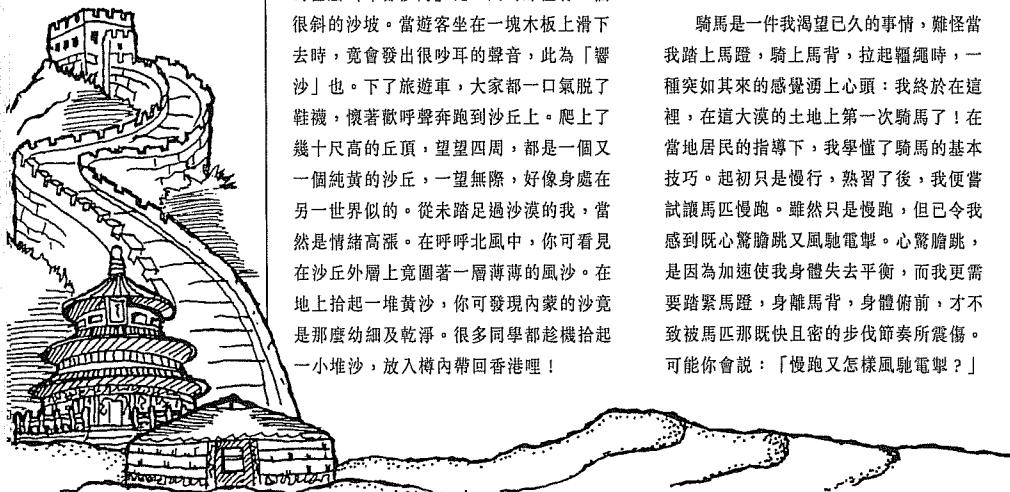
我們這次遊歷的地方名為「響沙灣」。為什麼叫「響沙灣」呢？因為那裡有一個很斜的沙坡。當遊客坐在一塊木板上滑下去時，竟會發出很吵耳的聲音，此為「響沙」也。下了旅遊車，大家都一口氣脫了鞋襪，懷著歡呼聲奔跑向沙丘上。爬上了幾十尺高的丘頂，望望四周，都是一個又一個純黃的沙丘，一望無際，好像身處在另一世界似的。從未踏足過沙漠的我，當然是情緒高漲。在呼呼北風中，你可看見在沙丘外層上竟圍著一層薄薄的風沙。在地上拾起一堆黃沙，你可發現內蒙的沙竟是那麼幼細及乾淨。很多同學都趁機拾起一小堆沙，放入樽內帶回香港哩！

在沙漠上的整整半日，我們都玩得十分盡興。可能腳下全是沙的緣故，大家都沒有擦傷的顧忌，玩起來時都特別豪放。一些佻皮的同學更「發明」了身子打橫滾下斜坡的危險玩意！後來，每一位同學都參與了這遊戲。橫滾下去，原來是十分刺激好玩的！不過，好玩是要付出代價的，因我們的衫褲都因此裝滿了沙！看來我們不須用樽帶沙回香港了。

離開沙漠的時候，大家都很捨不得這個天堂。幸好，另一重點地方，大漠草原亦帶給了我們極度的刺激……

希拉穆仁大草原，是位於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市近郊。與沙漠一樣，草原也是一望無際，不過，浩浩黃沙給人的感覺是荒蕪，青青短草給人的感覺則是青春和生機。雖然草原的四周都是草，但最令我們感到興奮的，卻不是這些植物，而是一些在草原奔馳的馬匹。

騎馬是一件我渴望已久的事情，難怪當我踏上馬蹬，騎上馬背，拉起韁繩時，一種突如其來的感覺湧上心頭：我終於在這裡，在這大漠的土地上第一次騎馬了！在當地居民的指導下，我學懂了騎馬的基本技巧。起初只是慢行，熟習了後，我便嘗試讓馬匹慢跑。雖然只是慢跑，但已令我感到既心驚膽跳又風馳電掣。心驚膽跳，是因為加速使我身體失去平衡，而我更需要踏緊馬蹬，身離馬背，身體俯前，才不致被馬匹那既快且密的步伐節奏所震傷。可能你會說：「慢跑又怎樣風馳電掣？」



當你感到北風撲面而來，吹得你不能張大眼睛，而兩旁的土地又變得模糊時，你就更能親身體驗「速度」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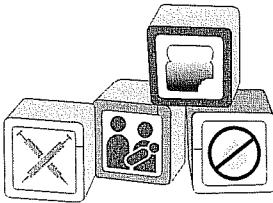
騎馬騎了半日，都已令我們感到十分滿足。累了，大家都在草原旁的蒙古包內休息和品嚐蒙古的馬奶茶，或坐在青蔥的草地上，靜望這碧綠的世界。這次，可謂嚐盡了遊牧民族的風情！

除了壯麗的風光外，這次考察團更帶給我們一個與當地學生交流的機會。我們分別參觀了內蒙古大學和包頭兩所重點中學——鐵路第五中學和包頭第九中學。這兩所學校的學生，更以列隊形式，拉起橫額歡迎我們，實使我們感到受寵若驚。除了參觀校園之外，我們還和他們以「帶點廣東話口音的普通話」交談了學習心得和情況，並且聯合籌備了一個聯歡晚會。晚會結束後，我們都互相交換了地址，有些內蒙學生更自此成為我們的筆友哩！

雖然一切已是過去，但每當翻開相簿，或聽到那些在北京街頭所唱的歌時，我的腦海就好像已回到了北京和內蒙，一幕幕長城、街頭、草原、沙漠的情景浮現眼前，所有的人和事，都令我細細回味。

懷念那些和我共渡九日而現已遠赴外國的好朋友，亦懷念這二百一十六小時的完全體驗！





服務社會 — 同學會的另一面

郭天福醫生 (1975年畢業)

校英皇書院，七十年來作育英才，人才輩出。各屆畢業校友在各自的崗位上，建功立業，獲得理想生活的當兒，亦不忘服務社會，以回報香港社會所給予我們的發展機會。其中如前會長范佐浩在國際獅子會中，擔任要職，做福社群，最近更將服務範圍擴展至中國大陸。而前會長梁振英及李福善則在特區籌委會中擔任要職，為香港的前途穩定，作出努力。

在以往，英皇校友對社會的服務，多以個人名義進行。自一九九五年，在林順潮校友的策劃下，英皇書院同學會和聖雅各福音會，一起合辦了一系列共十二次的老人健康講座，而經費則由金鐘獅子會提供。在上年度，出席講座人次共達一千一百六十七之眾，可見受到廣泛歡迎。（見圖片）有見及此，同學會今年再接再勵，舉辦十一次的講座，並加入了兩項特色：

(一) 所有講者均是英皇書院舊生或其家屬<見附表一>；



參予講座的老人踴躍發問

(二) 同學會的全力支持，包括提供所有活動的經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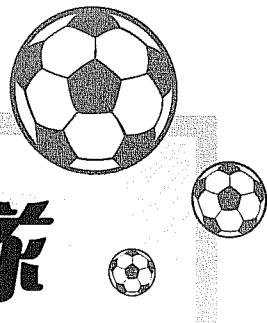
英皇書院同學會，在其六十年的歷史中，一直發揮起聯絡校友，支持母校的作用。在這甲子會慶的年頭，同學會的發展更趨多元化，並演變為負有組織校友去服務社會的組織，這實是一個可喜的發展方向。在這裡謹希望英皇書院同學會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附表一>

日期	講題	講者
20/4/96	老人的腸胃病	陳耀奇醫生
18/5/96	膽固醇、高血壓、中風、心臟病	翁祖耀醫生
22/6/96	老年關節炎	黃基林醫生
20/7/96	老人癡呆症	任廣銳醫生
17/8/96	老人皮膚病	鄒業宏醫生
21/9/96	老人腰骨病	梁蔭光醫生
19/10/96	預防骨質疏鬆及老人骨折	龔慧慈醫生
16/11/96	老人聽覺失靈的處理	陸偉成醫生
21/12/96	前列腺增生、血尿、小便失禁	郭天福醫生
18/1/97	老年人的性生活	郭天福醫生
22/2/97	老年人的眼病	謝道欣醫生
20/3/97	老年人的口腔衛生	郭天菲醫生

略談

足球隊



吳偉文 (1973年畢業)

K COBA足球隊成立於1985年，由蕭錦根校友大力推動，經同學會發信通知各校友，得到不同年代的校友踴躍支持，順利成軍，與各方友好進行友誼賽。其中以進軍赤柱監獄，經過一番激戰，與憲教署職員打成五比五平手一役，至今仍為各隊員津津樂道。

其後由於未能經常租用球場，隊員工作繁忙等原因，足球隊在成立一年之後，轉入冬眠狀態。

九五年初蕭錦根決定重組足球隊，並得到簡浩秋大力支持，黃元亨擔大旗，專責租用球場，足球隊得以再展旗鼓。

過去的一年，雖然球隊的戰績並非彪炳，對方實力的強弱，乃勝負的關鍵；但球隊既能持之有恆，保持每周均有賽事，已是難能可貴。

足球隊現有近三十名成員，其中骨幹包括高大威猛的區啟全 (73) 和善射單刀波的羅世民 (73) 把守龍門，防守球員則以曾參加職業足球賽的周國雄 (69) 為首，輔以指揮若定的杜民輝 (69)、腳頭十足的黃元亨 (68)、破壞力強的

故子初 (68)、穩健可靠的馮家樸 (72) 和有「姿勢」有實際的謝志榮 (72)。

中場球員有腳法秀麗的何信濂 (74)、老路縱橫的蔡德堯 (68)、逐漸上力的陳達之 (69)、父子兵的葉秉剛 (68) 和葉志遠 (94)、正在母校執教的蕭煜祥 (64) 和梁君權 (91)，再加上拼勁十足的蕭錦根，可說是人才濟濟。

前鋒線有殺手陳紀生 (76)、快翼錢澤坤 (71)、柱壘式中鋒張永鴻 (75)、體力充沛的郭天福 (75)、時有神來之腳的簡浩秋 (68) 和老而彌堅的沈維燦 (60)。最近並獲得李光中 (60) 答允出任義務球證；配合兼任軍醫的郭天福和各隊員親屬組成之啦啦隊和攝影組，也可說是頗具規模。

足球隊作賽的原則，首重鍛練身體，其次是增進友誼，第三是比賽，最後才是勝負。為了容納更多志同道合的校友，現計劃將足球隊一分為二，有興趣的校友可以向隊員或同學會會務助理陳太接洽。名額有限，報名從速。另一方面，亦歡迎各方友好約賽。

英皇口琴五重奏

橫濱之旅 — 後記

何百昌 (1987年畢業)



九五年是英皇口琴五重奏的一個里程碑。（英皇口琴五重奏是由五名英皇書院畢業的校友所組成的口琴隊。）

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令人興奮和難忘的一年。

從斗室自娛的日子到踏足世界音樂舞台，從寂寂無名到受國際口琴界之賞識，證明了八年的努力，我們並沒有白費。

八七年六月，我們剛從英皇書院畢業，正討論如何能在忙碌的工作壓力中，仍然能維持在英皇書院口琴隊中培養對口琴的一份熱情。得出的結論，就是要湊在一起，五重奏就是這樣的誕生。時至今日，我仍然堅信，這是最佳的方法。

九五年十月，我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踏上日本橫濱之旅，皆因這是我們第一次與世界各地口琴愛好者之正式交流和接觸，也是近三十年來香港首次參與國際口琴界盛事。該項兩年一度之世界口琴節和大賽，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近千名口琴愛好者參加，其中不乏職業高手，正是最高水平之較量。大會並邀請了多位斐聲國際之口琴大師作比賽評判，及為口琴節作多項表演示範及講座。單是欣賞Mr. Larry Adler以八十高齡仍然能演奏"Rhapsody in Blue"之氣魄，和那首"Summertime"之無可比擬的魅力音色，已叫人拍案叫絕，難怪吸引了近兩萬名觀眾參與該為期四天之盛會。

是次大會共有十六個比賽項目，其中包括半音階、複音、爵士和民謡口琴等類別，再分作獨奏和不同之合奏組別。我們五人，連同已離隊四年多之潘忠強博士（潘氏為五重奏的始

創人之一，並於九二年遠赴美國供讀其博士學位，其空缺由駱英棋補上）參加了五組七項之賽事，意外地取得前所未有的佳績，共拿到一項冠軍、兩項亞軍、一項季軍、一項第五名和兩項第六名，儼然成為大會比賽之大贏家，也為香港口琴界添些光彩。賽後我們隨即獲邀為當地觀眾作表演音樂會，並深獲好評，然而最令人感到興奮莫名的是能與眾多口琴名家如黃青白先生、和谷泰扶先生及 Mr. Sigmund Groven 等作切磋交流，更進一步肯定了我們這獨一無二的演奏形式及風格之價值。過往口琴演奏模式一向過份強調高音口琴之技巧和表現力，忽略了其他音部之重要性，也直接妨礙了口琴之發展；而我們一向所提倡的正是各部之均衡發展和表現，並身體力行，好使口琴能演繹更多具深度，複雜和細膩之音樂，以嚴肅之態度，去擴展口琴之演奏領域，至今天，每一位成員都能在其音部獨當一面，這都為上述多位名家所認同。

當然我們不會，也不敢單為這少許成績而感到自滿，前輩如馮安先生、李尚澄先生和許有方先生以往之指導亦未感忘懷，其不遺餘力地推動香港古典口琴界之發展，也正是我們的榜樣。縱觀今天口琴之發展仍然受到多方面因素所限制，整體水平偏低，音樂感貧乏，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有一顆熱熾的心，一股堅韌的毅力，和正確的路線，就如我們的英皇精神一樣，口琴事業總有一天會蓬勃起來，讓更多享受到當中真正妙不可言的樂趣。

就讓我們以一己之绵力，為香港及國際口琴界注入一點生氣，為提升口琴藝術作出一點貢獻，令各位能享受到這小小樂器帶來的每一個喜悅的音符。

千里長情一線牽

資料：曾正麟1956年畢業
撰稿：梁新1971年畢業



上圖是56年畢業的現任同學會委員曾正麟學長（前排右一）與移居加拿大的一群校友合拍的近照，攝影日期：95年8月8日，地點：多倫多紅寶石酒樓，圖中從左至右的排名如下：

後排：李家強、劉汝達、林雄照、陸煥均、王廣生、黃惠禮、朱紀祥(1)、關松添
前排：何文佳、司徒明(2)、郭偉文(3)、曾正麟

註：(1) 56年畢業的朱紀祥於62至64年在英皇書院任教。

(2) 司徒明老師，50至58年在英皇書院任教。

(3) 郭偉文老師，51至53年在英皇書院任教。

離校數十載，仍保持聯絡，實在難能可貴，曾學長在上述聚會中同時宣佈：他的海內外校友擬於96年在溫哥華慶祝離校四十週年，如此念舊，無疑是加強同學會發展所應該效法的精神。

為了響應同學會編印鑽禧紀念特刊，曾學長還提供了下列海外校友的通訊資料：

Name	Tel. No.	Address
加拿大		
Chan, Kwok Sum	604-250-9033	3535 Quesnel Drive, Vancouver, B.C. V6L 2W7
Chue, Kie Cheung	416-223-4625	1909-30 Greenview Ave., North York, Ontario
Ho, Man Kai	416-590-0683	56 Ambrose Road, North York, Ont. M2K 2W9
Ho, Shu Tong	416-445-4930	78 Farm Greenway, Don Mills, Ont. M3A 3M2
Kwan, Chung Tim	905-276-7618	1134 Deer Run, Mississauga, Ont. L5C 3S6
Lam, Hung Chiu	416-494-0538	72 Ellenhall Sq., Scarborough, Ont. M1W 3B2
Lau, Yue Kui	416-759-6409	1087 Warden Ave., Scarborough, Ont. M1R 2P5
Leung, Kon King	416-756-9985	5 Thimble Berryway, North York, Ont. M2H 3K6
Li, Ka Keung	905-273-6428	2523 Claymore Cres., Mississauga, Ont. L5C 3A2
Luk, Woon Kwan	519-821-4440	88 Paisley St., Guelph, Ont. N1H 2N8
Leung Miu Ching	416-299-7867	77 Shistling Hills Dr., Scarborough, Ont. M1V 3K7
Ma, Ming To	604-941-0569	2882 Stanley Pl., Coquitlam, B.C. V3B 7L7
Mak, Wing Hei	416-925-8208	c/o 507 Brunswick Ave., Toronto, Ont. M5R 2W8
Ng, Kee Tak	416-398-2000	38 Bridley Dr., Agincourt, Ont. M1V 1A9
Seto, Ming	416-661-7270	122 Carnival Crt., Willowdale, Ont.
Tsang, Lap Kei	905-457-4848	48 Tamworth Crt., Brampton, Ont. L6Y 4S4
Wong, Wai Lai	416-291-6114	293 Pitfield Rd., Agincourt, Ont. M1S 1Z2
Yuen, Sap Yee	905-737-7603	16 Hillholme Blvd., Richmond Hill, Ont. L4B 2J3

澳洲

Chan Kwok Ki, Edwin	(02)953 44646	85 Ogilvy St., Peakhurst, Sydney, NSW 2210.
Chung Hung Wan	(02)942 74238	34 Bridges Rd., Lane Cove, Sydney, NSW 2066
Cheng Koon Yin, Raymond	(03)987 35856	5 Savaris Crt., Donvale, Melbourne, Vic 3111
Ip Hung Kong, John	(03)985 08868	23 Norweena St., Doncaster, Melbourne, Vic 3108
Lau Wing Chi	(03)985 94072	36 Cascade St., North Balwyn, Melbourne, Vic 3104
Lau Wing Pak, Winston	(03)985 98257	22 Munro St., East Kew, Melbourne, Vic 3102
Leung Kwok Chuen, Bruce	(02)998 39032	66 Bobbinhead Rd., Turramurra, Sydney, NSW 2074
Lee Kwong Chung, Thomas	(03)985 96935	5 Wright St., East Kew, Melbourne, Vic 3102
Lo Chew	(07)326 38610	3 De Villiers Place, Brisbane, Qld 4034.
Pang Chi Wai	(03)984 29585	11 Daws Rd., Doncaster East, Melbourne, Vic 3109
Poon Hin Yeung, Patrick	(03)956 22216	29 Brazilia Dr., Glen Waverley, Melbourne, Vic 3150

紐西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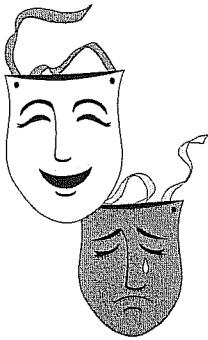
Cheng Pui Lam	(06)353 6617	44 Escort Grove, Palmerston North, North Island.
---------------	--------------	--

同學會極歡迎各位校友提供各屆海內外校友的最新資料，另一方面，會員或非會員如欲打探某位校友的通訊資料，請付回郵信封向同學會查詢。必先有人「報料」大家才能要求取用，懇請各位校友為了惠己惠人而不斷盡早向同學會「報料」。

英皇書院及 英皇書院同學會大事年表 (1935 -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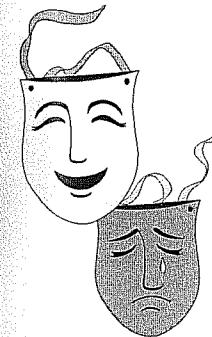


年份	香港/世界大事	母校及同學大事
193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香港隨中國之後變更幣制，收回白銀，發行一圓紙幣，改鑄銀質小額輔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七月：同學會成立，執委會組成，有賴副校長韓德璽及歷史主任高詩雅倡議策動校長為首任會長 一月：第一期校刊出版
193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滙豐銀行新廈正式啟用 	
193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七月：蘆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日 	
193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月：廣州淪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校同學服裝轉易：由大襟衫易為中山裝或西裝
193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月：歐洲戰事爆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威靈頓校長蒞任
194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二月：深水埗石硤尾村大火，燬屋七百餘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趙不坡任同學會會長 港督羅富國爵士蒞校頒獎
194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二月：珍珠港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軍攻陷香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校友及母校師生參與各類戰時服務 十二月：香港淪陷，母校停課
1943		
1944		
194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九月：英國恢復統治香港，軍政府成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重光母校校舍成廢墟



194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楊慕琦爵士回校續任總督
194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七月：葛量洪爵士就任總督 香港大學恢復入學試
194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月：廣九鐵路快車出軌，死25人，傷98人
194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195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韓戰爆發
195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一月：九龍城東頭村大火，燬屋5,000間，災民2萬多
195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二月：英皇佐治六世逝世，伊莉莎伯女皇登基
195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韓戰結束 英女皇加冕大巡遊 十二月：石峽尾木屋區大火
195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英政府互換外交代辦
195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李福善任會長 七月：梁鳳歧校長蒞任為首位華人校長 始設高六預科班 同學會創置「德士」金獎牌 同學會出版雜誌「英風」
195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龍及荃灣地區暴動
195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柏立基爵士就任總督

194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富嘉新校長蒞臨，專責籌劃母校重建工程
194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孫翼民任同學會會長 威爾遜校長蒞任，繼續協調重建工程
194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黃熾普任同學會會長
194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閻鉅麟任會長 九月：母校復課，胡興德任英皇書院附校校長 開始招收女生 同學會假母校創辦夜校 同學會高士打道會所啟用
195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月：母校正式復課為中學 沙捷臣校長蒞任
195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蔡惠霖任會長
195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月：同學會在士丹利街會所啟用 母校校舍擴建工程完竣
195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李福善任會長 七月：梁鳳歧校長蒞任為首位華人校長 始設高六預科班 同學會創置「德士」金獎牌 同學會出版雜誌「英風」
195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月：母校第一批十四名畢業生升讀香港大學 母校校刊復刊 十二月：葛量洪爵士蒞校頒獎
195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一月：沙捷臣校長回任 梁鳳歧校長榮遷教育司署



- 三月：菲臘親王訪港

- 二月：香港大會堂落成
- 六月：颱風「瑪利」襲港，死四十五人，災民一萬五千人

- 六月：英國雅麗珊郡主訪港

- 九月：颱風「溫黛」襲港，災民四萬六千多人

-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

- 戴麟趾爵士蒞任港督

- 香港發生銀行擠提
- 洋紫荊被選作香港市花

- 九龍騷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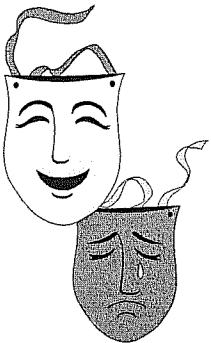
- 五月：香港及九龍騷動
- 十一月：沙田的獅子山隧道通車

- 十月：荔枝角大橋及葵涌道啟用

- 第一屆香港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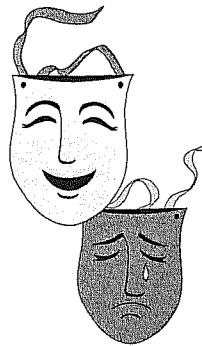
- 十月：立法局通過會議並用中、英文

- 岑才生任會長
- 十一月：同學會必列啫士街小學校舍奠基，富嘉新校長主禮
- 十二月：母校主樓加建一層及健身室頂加建兩層，工程完竣
- 一月：母校回復全日制
- 九月：沙捷臣校長榮休
郭士熙校長蒞任
同學會小學啟用
- 三月：同學會小學開幕——教育司高詩雅主禮
校刊以「無花果樹」為新名
- 一月：同學會慶祝戰後復用會所十週年
- 十一月：同學會士丹利街會所拆卸會址暫遷小學內
- 四月：港督戴麟趾爵士蒞校訪問
- 李炳鎮任會長
- 王淦基任會長
- 六月：郭士熙校長榮休，祈立德校長蒞任
- 九月：同學會創辦羅宗淦紀念小學
- 陳智榮任會長
- 六月：羅宗淦紀念小學揭幕典禮
- 楊少初任會長
- 母校就讀同學開始全責編輯校刊
- 十二月：校友籌款重修母校泳池
- 母校學生報「學聲」創刊，總編輯陳毓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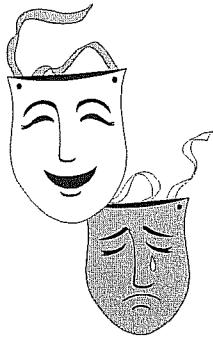


197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麥理浩爵士就任總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八月：保衛釣魚台示威大會在維園舉行
197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英政府互換大使 「六·一八」雨災 立法局會議首次使用中、英文即時傳譯
197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香港股市狂潮，恆生指數下挫 海底隧道通車 第一屆香港藝術節
197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世界石油危機 廉政公署成立，展開反貪污運動
197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十一月：地下鐵路動工
197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愛秩序村艇戶大火 中國「四人幫」倒台 第一屆亞洲藝術節
197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二月：雅麗珊郡主夫婦訪港
197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佳藝電視台倒閉 沙田馬場落成
197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美正式建交 港督麥理浩親善訪問中國 帶來「請投資者放心」的訊息
198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地下鐵全面通車 政府發表「地方行政模式」 綠皮書
198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首次區議會選舉

- 沈德剛任會長
- 六月：祈立德校長榮休，馬丹校長蒞任
- 梁包漢任會長
- 十一月：母校泳池重修完竣啟用
- 陳子鈞任會長
- 九月：同學會寶田幼稚園啟用
- 已故校友黃應望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 母校慶祝創校五十週年金禧紀念
- 同學會在母校舉行金禧遊藝會及在大會堂舉行金禧聚餐，盛況空前同學會設置金禧獎學金
- 九月：馬丹校長在任內逝世
- 校友朱家輝蒞任校長
- 六月：同學會中環同文街自置會所開幕，李福善校友主禮
- 九月：同學會組團購得會所馬「英皇之友」
- 八月：同學會首次組團回中國內地參觀訪問
- 校友謝俊謙獲選入十大傑出青年
- 十二月：同學會在母校禮堂舉行聯歡聚餐
- 即席倡設梁鳳岐教育基金



198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尤德爵士就任香港總督 反對日本篡改侵華史實運動 九月：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開始
198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英國大選，保守黨連任
198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九月：中英草簽香港前途問題協議 香港政府先後發表代議政制綠、白皮書
198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月：區議會選舉 七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 九月：立法局首次舉行間接選舉 十月：英國發表有關「英國公民（海外）護照」(BNO)白皮書 十二月：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首次官式訪問香港
198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三月：首屆區域市政局選舉 九月：大亞灣核電站興建合約正式簽署 十月：英女皇第二次訪港 十二月：港督尤德訪問北京時病逝，成為首位在任去世的港督
198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四月：衛奕信就任香港新總督 五月：「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發表 九月：英軍添馬艦被利用作運毒，兩華籍英兵被拘 朱家輝校長榮休 潘偉棠接任母校校長 母校中三及中六學生教育營成立 母校三名學生榮獲獎學金前往牛津及劍橋大學升學



1988

- 一月：新中港碼頭啟用
- 五月：中國副總理田紀雲訪港

1989

- 四月：香港法律首次實行雙語制
- 六月：北京武力鎮壓民運，爆發六·四事件

1990

- 香港地產市道復甦，樓價逐步回升

1991

- 中國華東大水災
- 波斯灣戰爭爆發
- 立法局首次公開直選

1993

- 美國中西部大水災
- 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爆炸

1994

- 中國取消外匯卷，固定人民幣匯率
- 台灣遊客在千島湖被劫殺

1995

- 九月：立法局最後一次選舉
- 十二月：五名港人包括校友梁振英、李福善等獲委任為特區籌委會副主任

- 香港政府銓敘司高禮和出任母校週年頒獎禮主禮嘉賓

- 校友梁振英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 校友盧業瑂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 梁振英接任同學會會長
-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教授（校友）出席母校週年頒獎禮為主禮嘉賓
- 母校學生榮獲國際奧林匹克數學比賽銀牌獎
- 校友盧子健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 同學會資助母校學生的學習考察團前赴星加坡
- 母校口琴隊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行成立四十週年演奏會
- 母校學生會成立
- 母校家長教師會成立

- 范佐浩接任同學會會長
- 副警務處長許淇安（校友）出席母校週年頒獎禮為主禮嘉賓
- 母校中樂組於上環文娛中心舉行成立廿五週年演奏會
- 同學會會報「英皇之聲」再度出版

- 林順潮校友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 母校學生譚子群同學於香港中學會考榮獲十優，另外四位同學獲九優

- 蕭錦根接任同學會會長
- 林順潮校友當選世界十大傑出青年
- 同學會籌備出版六十週年鑽禧紀念特刊
- 同學會於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舉行六十週年聚餐聯歡晚會

編後語



初籌備這本英皇書院同學會鑽禧紀念特刊時，本來是希望讓其他校友去擔當總編輯的職位，但在籌委們盛意拳拳的多番遊說及駕輕就熟的情況下（我當年也是金禧紀念特刊的總編輯），我也就非常榮幸的再次擔起這重任。

為了令這本特刊更富閱讀性及收藏價值，籌委們非常努力地四處搜集同學會成立以來的資料、不同年代的校友的近況、徵集文章等，使這本特刊能順利完成。

從這半年多的編輯工作，令我深深體會當年就讀英皇書院時，前輩學長們所說的英皇精神，以及團結就是力量的真諦。籌委會內各校友均各自在社會中擔當要職，百務纏身，但均能在百忙中為特刊的徵稿、廣告徵集、資料搜集等付出了寶貴的時間，把不同的專業知識和力量，共同發揮出來。

翻閱特刊中的文章，令人深深領悟到母校、校友們，以及整個社會都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六十年裡經歷過不少滄桑和風浪，可喜的是，母校英皇書院及香港社會都在歲月流星中不斷求進步，精益求精，校友們也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揮專業的力量，在社會裡取得一定的成就，個別校友更是香港社會未來的棟樑，令我們也以身為英皇仔而感到自豪。

最後，謹代表編委會對所有惠賜鴻文、廣告的老師、學長、校友及公司機構等，致以衷心感謝。

一九九六年三月